

新現實文藝叢書

鄉愁

短篇小說集



山丁著

興亞雜誌社刊

新實現文藝叢書

第二集

鄉愁



I-3000

出版認可131號

有 著 作 權

作者畧歷

文藝家協會委員，本名梁孟庚出身大同學院，曾爲滿洲映畫協會，計劃課腳本員，著有山風，季季草，綠色的谷等。

康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行

著作人

梁

山

丁

發行人

下

平

永

男

發行所

興

亞

雜

誌

印刷人

伊

藤

松

雄

印刷所

廣

榮

印

刷

新東京特別市東三馬路二一〇二號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代表電話 ②六九〇五號
振替口座新東京三二六〇號

定價 貳 圓

新實現文藝叢書第二集

新實主編

鄉愁

山丁著



興亞雜誌社刊

目次

序	五
鄉愁	七
一天	一七
熊	三一
鎮集	五一
域土	七五
伸到天邊去的大地	九五

猪

峡

殘

梅

.....

.....

缺

花

.....

谷

者

嶺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四五

一五五

一七三

一八五

序

這裏的幾個短篇，是我近三年中寫的，原打算名爲如晦集，在文前還不寫着國風上的詩句。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後來那束原稿在亡妻病中遭到流失，付梓的心情也跟着淡薄了。

今年春天，一家書店要出點文藝創作的東西，我的朋友君愆慝我收集一般付印，我就很快把它們整理出來交給書店，不想因爲紙張的飢饉，足擱淺了半年，這一次能有出版的機會，我是不勝感慨的。

雖然是我底第二個短篇集，那鄉土氣味還很濃厚，我想，說不定什麼時候我能離開文學的故鄉，甚而作它的浪子，那一定是很愁苦的事情。隨便拿「鄉愁」做這集子的書名，也無非是宜於當時的感情而已。

在這初夏靜穆的深夜，默々地呆坐桌前，思索着我底從文的半生，一種自慚形穢的心情強烈的搖撼着我，幸與不幸呢，我仍與文藝結着惡緣，仍在走着自己的小道，在那些咒語中，我還沒有放下筆，我將把我可以寫的一切東西寫出來，把那些被我生活過的，被我重新創造的，從我的腦中卸掉，我底

朋友！我實在不能再負有它們了。

新的生活在等待我，新的勇氣在鼓盪我，過去的讓它過去，那是沒什麼可眷戀的，我還執拗着自己的話「新的永久是代替舊的。」

前年夏天，山風出版時，曾讀到許多正直的評文，我很榮幸的接受了。對於那幾位不相識的批評者，謹在此寫出我的敬意。

最後對於授助這集子出版的友人我不說出他的名子來，記在我的心籠。（七月六日）

山

丁

鄉

愁

父親常用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和隔壁藥房的老藥劑師閑談，父親很願弟弟跟他學外國話，他似乎並不反對，於是這位叫尼拉的老人，便成了我家的客人。

他底身材很矮，方臉，當中鑲了一隻彷彿潰爛茄子似的酒糟鼻子，一雙黑的發鈍的眼睛，埋藏着許多言語，除非向家人討紙菸說：「煙捲有？」以外便孤寂的翻着那本相同英文字典的黑皮聖經，有時凝視着街窗外的天空。

重秋，街樹的楓葉已竟紅了，陽光照亮了野地上的雲線，一直到那遼遠，的接觸地平線的地方。孩子們似乎已經和他厮混得很熟，不再躲在門後窺覷了，較小的一個也喜歡撫摸他底柔平的手，偎依在他身旁仰臉向他叫：

——大鼻子，大鼻子！

他轉過身來，旁的孩子也朝他叫：

——大鼻子，大鼻子！

他故意地扮着恫嚇的顏色，鼓起泥鰍嘴，露出他底粘着唾液的稀疏的牙齒，睜着眼睛，孩子們便一窩蜂的藏躲起，有的在院裡曬：

——大鼻子，饅頭瓜，

大傻瓜 賣列巴

賣列巴 賠了本

嘍嘍咕咕流尿水

他覺得孩子們集團唱着的這個歌調很好，於是抱起最小的一個貼在胸前，他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仿着那歌調：

——我的？大鼻子！我的吃列巴！

孩子們受驚的更場竟的發覺那隻酒糟鼻子，較大的孩子們湊到這團來也，於是，牠和兩個在地板上轉，唱着哥薩克的民謠。

一天，他和父親說：

——我的孩子五個，兩個在船上，在老遠的西邊的海洋上……

他底兩隻膊膊在擴張形容那偉大的海洋，眼睜像新漆了一般顯閃着亮光。

——三個小的孩子在草原上，和他們的母親，他們吃着黑色的列巴……

他的聲音裡盛盪着一種家鄉的，無邊濶大的氣息，這氣息浸蝕着我們。

——可是我們……

我們都在屏息着聽他剛開了閘的話語，他那慈祥的顫抖的語調纏繞在塵土中被我們呼吸着。

——十年過去了！孩子一定高起來了！

他貪婪地叮着孩子們的臉，沉默了許久。好像被什麼慄慄而攝住了牙齒。我開始注意他底一身褪成灰色的洋服，兩隻袖口已經磨碎，腳上穿着一雙齊頭皮鞋，顯然是從夜市買到的舊貨，左腳的一隻半張着嘴，不知從何時將鬢曲的長髮剪成中式的平頂，露着整齊的頑強的髮根。看樣子有六十歲，但却剃光了嘴巴上的鬚髥。

父親遞給他一棵烟捲，他點着了吮吸着。吐出沉重的聲音。

——我愛海洋，我愛它又遼濶又浩盪！

宛如熟識的海洋在他面前展開，引誘着他纏惑着他。

——我要回去！

父親拍着他的肩膀！

——你記錯了，尼古拉先生！你對我說你很愛土地，你喜歡這兒，你說海洋會吞掉你的，你記錯了呀！

孩子們忍不住的笑着，父親聽到自己拙笨的聲音也笑了。

他用他的手遮住他的臉，搖搖頭，舌頭伸出來舐着枯乾的唇，眼槽擠出一些發黃的液體，他嗚咽着聲音。

「也許錯了，錯了十年！」

用一種近乎後悔的，痛苦的低聲，但又幾乎是大聲地喊了出來：

「我要回去！……我不怕海洋吞掉我……」

從那一天起，他便開始喝酒，留長髮和鬍鬚，有時泥醉的躺在街上。

不久他認識了送牛奶的寡婦，那個又蠢又胖，像隻肥豬的女人，他積蓄的錢，完全化在她的身上。有一次，他帶着寡婦的最小的女兒到我家來，讓較大的孩子和那女兒拉手。

——喂，給你媳婦好啦，

孩子掙脫跑了，他佇立着，他底滿色的臉透着血色，微々向外撇着的鬚鬚不安地微笑着。

他和肥女人的戀愛不到一個月，某房便辭退了他底藥劑師的職務。

他於是住在寡婦的家裡，每天擠奶，喂牛，清早提着笨重的鐵筒，踏着雪路按家送着，有時送來炒熟的葵花子給我們喫。

聖誕節的夜裡，他曾穿上一套整齊的大衣，——那肥女人底丈夫的遺物，到我家來，他的眼睛燒着戀愛的火炎，他歡喜地喘息着對父親說：

——寧願死，我戀愛一下，你看，她待我很好，她很愛我，她和我犯同樣病，我們是一對……我們。

他緊緊握住父親的手，他的聲音顯然是被火酒弄啞了，滿嘴噴着污濁的酒味。

——她有兩個女兒，都可愛，像我自己的孩子！

感情彷彿被抑制着的河流沖破了堤防，淌在曠野上，草原上，帶着汎土土淌進無邊的海洋。

——像我自己的孩子，嘿：

他壓聲地興奮地搖動頭，在他底長滿了黑色鬍鬚的臉上，罩上一層青春的暈紅。

他蹣跚地去了。

春天的傍晚，孩子們正在院裡掘泥土，他又了一封信發狂的跑進屋來，他唸着信，噁哩咕嚕，坐在那隻長腳椅上。忽然站起來和家人握手，和孩子們接吻——雖然孩子們躲避着。

——我要到海港去，我的老婆給我找到職業，在船上在船上……船上的水手……

第二天，他剃光了鬍鬚，準備乘夜車離開這裡，我們爲他餞行。那肥女人和三個孩子也來了，她抹了許多的胭脂，穿着一件古舊的肥大的花布裙，混身的肉在發顫，她能說簡單的本地話。

席上完全被肥女人笑聲瀰漫着，她講述着，她所經過的不同的男人。

——有多少個，我不知道，連他們的姓名，也忘掉了，我只記得現在的是尼古拉。

她瞞了尼古拉一眼。

尼古拉喝着酒，用他底沉重的嗓子唱起歌來了。

這一次是他敲着父親的肩膀：

——我要回去！海洋不會吞掉我的。

他狂笑着，再乾了一杯，抱起父親懷裡的最小的孩子，他指着自己的鼻子，仿着孩子們的聲調：

——我的……大鼻子

我的 吃列巴

孩子們拍着手跟着唱：

——賣列巴，賠了本

噤噤咕咕……

孩子們吞下了後一段歌詞又跟着肥女人的笑聲笑起來，肥女人告訴父親說：她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滿洲男人，可惜他死了，她說，她今天早晨賤賣了那條乳牛，她說她很久以前便想找一個像尼古拉這樣的丈夫……

父親給他們倒上酒，尼古拉和肥女人共同乾了一杯。

飯後，我們送到車站，微風吹來了溫暖，路上無雪的地方發着輕脆的響聲。

——再見！

他握着我的手，沉重的顫了幾顫，柔和的笑着：

——海洋上見！

除了衣服，他們什麼也沒有攜帶，那本黑皮聖經拋在我的長腳椅上。

車走了，站在大地的盡頭，望着月光下交錯着的阡陌，乳白色的界石……我寂寞的走回來。

撫摸着那本遺留下的文字模糊着的古書，呆痴的想着這位遠去海洋的客人。我感到一種廣漠的空虛。

一

天

清早。

黑三搖蕩着高大的身軀，喝醉酒似的腰上吉林大橋，一手扶着水門汀的欄杆，一手玩弄兜裡的兩枚十錢銅幣，眼睛望着橋下污穢的伊通河的流水，一隻毛茸茸的屍身浮沉在水的激流中，東撞西衝的流下來。

——一條死狗！

當他認清那是一條狗屍的時候，他的突出的嘴唇翕張着，彷彿要喊叫，終於又凝住的把頭側過來，再回過頭去時，那條狗屍身已經不知流處了。

——唏哩嘩啦……

市公署衛生夫們從大板車上向河沿一帶傾倒着垃圾，許多草芥，物屑的發酵氣息被南風颳過來，擠住每個行人的鼻孔。

他毫無目的地佇立在橋頭，許多穿戴整齊的女工朝於德公司走去，許多小學生和骯髒的孩子們走來，漸漸穿協和服的小官吏們，傭人們走過來，南關露天市場的喧叫也改變了。

——一毛，曖，統々的一毛！

——大大的暗帳，一毛！一毛！

走下橋頭，站在圍住雜貨攤的人堆後面，他遲鈍的瞧那地攤上擺滿的商品……

文鳥香皂，玻璃杯，化學透明梳子，印着大富士的紅色錢袋，山梨，水晶煙嘴，獅子牌牙粉，仁

丹，……

——統々的一毛，嘍，統々的二毛！

喊着賣的是一個平頂草帽的朝鮮人，粗脖筋繃得緊々地，裸露胸脯的泥灰色的襯衣服開着，汗攪拌着被大汽車帶來的浮塵從脖頸流向胸毛，宛如河水的濁流滑過一根樹幹似的。

黑三再摸一下兜裡的兩枚銅幣，搖々頭滑過去，

——開鍋的饅餛唸：

坐在賣饅餛的凳子上。

——來一小碗！

兩口喝完，拋了所有的兩枚銅幣，覺得混身漂輕，右手立時寂寞的從兜裡拔向左頰，撫摸着粗糙的皮膚和髭毛。

——嘿，嘿……

他奇怪的聲音喚笑了隣座的人們，他長吁一口氣以後，站起來，望東西的長街，他想起明天的黃昏。

他腳足跟在後面，

金八嘻皮笑臉的和老婆鑽進鴉片零賣所。

太陽落下去了，他等待在零賣所的門口。

街燈亮成兩條珠串似的籠直了長街。

老婆跑出來，在暮靄中悄々的呼喚。

——黑三！

他在夢中聽見喚自己的聲音，猛丁跑過去。

——黑三，死鬼，那去啦！

——我在這；——站在老婆身旁的黑三，聲音有些嘶啞的答應着。

——你，拿去罷！給大翅買一袋藕粉，剩下的，明天吃飯。

接過錢的手掌，彷彿爬着幾條不同的蛆蟲，貪婪，羞耻，苦痛的咬着他的血管，心被咬得緊縮。

老婆的嘴伏在黑三的耳根上！

——你今晚不能家去！

一股大煙臭順便刺進黑三的喉嚨，他已經猜出她的言語！毫沒有留戀的離開她！離開零賣所的門，在一棵污亮的街燈下，兩張揉搓皺的五角紙幣在他眼前展開，擴大，覆蓋了他底高大的身軀。

他走了！

在小館喝了兩壺白乾，從小館找回的兩枚銅幣擱在兜裡。

不知什麼時候，他睡在橋下。



黑三貪婪的再望了那個賣馄饨的老人。

——開鍋的餛飩味！

「一毛，噯，統々的一角！」

朝鮮人的聲音撞擊着「唏哩嘩啦」的衛生夫們製造出來的聲音。

他的聽覺疲倦了，再走上橋頭，那隻毛草々の才狗的屍身在他眼前跳躍着；太陽把他高大的身影射到橋下的濁流。

彷彿他看見自己在濁流中。

帶白色黑字腕章的「吉物商組合員」王太太及金太太，正手裏提着房木迎面走來。

黑三！

被誰拉了一把的黑三，看見天耳朵。

「小個子！」

「黑三，去回家去吧！」

「我，我不，我和老婆打架啦！」

「哼，打架啦，你老婆被抓去啦！」

「小個子，你也逗我！」

——去吧：看看就明白嘍！嘿々々……

載着房木的車轉過南關轉盤，黑三望王大耳朵的背影，趕過去。

——小個子，你倒說明白，我老婆怎麼的；真的被抓去啦？

——我還能誑你，和金八……還是問你喬大姐去罷！

——那末從多暫？

——多暫？昨天半夜！

——沒有的事，金八半夜上我家去！

——嘿々，你這裝在罐裡的……沒有的事，好好就算沒有的事！王大耳朵向馬搖了一鞭子，膠皮輪

便飛滾上曲折平坦的馬路。

「嘿嘿」黑三失掉一種尊嚴，他底高大的身軀在小個子王大耳朵面前縮下去。

——沒有的事，有金八，不會有事。

他自付着，踏着石子路向家走去。

家。

東廂房空洞之地，敞着窗戶。

黑三走進木板釘成的小院，便看見上屋老喬家嘈々的人，喬大姨從上屋跑出來：

——黑三，你回來啦！

他微笑的圓着她，裝做鎮靜的點頭。

——你總不在家，這都怨你，你若在家唄，大妹子也不能讓金八欺伏！

兩個人走進廂房，上房的許多隣居擠住廂房的窗口。

過午的陽光從人縫擠進炕上。

他坐在炕沿，被他看見的是水門汀的屋地流着紫紅的血跡。

抬起臉望喬大姨。

——到底是怎麼啦？喬大姐！

——不用說啦，反正「該」呀！這是劫數！

——我不懂，大姐；

——有煞不懂，金八爺昨晚上來那啦，大嫗那孩子叫了半夜，被八爺擲到地下。

——已經抬到高麗醫院去啦！

——他媽呢？

——大妹子被傳去啦，聽說要送進康生院！

——八爺呢？

——還八爺呢？那小子早跑啦，昨晚一點多鐘，大妹子哭々啼々的嚷「慣命慣命」我們才知道出事啦，正好，小個子在我這兒，他幫忙把大妞送進醫院！——喬大姨歇息了！——真沒辦法，我硬着頭皮去做證人，剛纔從分所回來！

黑三做錯一件事似的呆在那裡，頭低垂着。

喬大姨的聲音很小。

——我實在告訴你說吧！黑三、金八耍大妹子和你一刀兩斷，大妹子不幹，大妹子說：「我若不是爲了他（爲了你呀）我夢也夢不到靠上你（是說金八）要對我有意思，你還是想法給他找點活做！

黑三喘了一口粗氣。

——找點活做！

金八說：「你要和他一刀兩斷，我自願給他找活做，若不呵！我絕不會饒恕你。」兩個人不知怎麼說開了！

黑三盱眙地，

——這是我昨晚上發出來的。——喬太遠看，窗口的隣屋——你看誰都很關心你們呢！

黑三喘了一口粗氣。

——我倒沒煞！我是說呀：像我和大妹子，要的骨麼強呢！男人若是爭一點氣嘔！

黑三蹙了蹙眉的幾人，頭低到膝蓋上，眼前一片黑暗，沒有亮。

貼在北牆上的「胡三太爺之靈位」在現在也不能拯救他的家了。

喬歪嘴子在窗外叫：

——喂，找你半天，你才去啦，黑三；

黑三沒有話。

——我找你半晌，我以為你上歡樂地去啦！

——好啞好啞，歪嘴子，別歪我啦！

喬大歪看着瓷瓶上那張落滿蒼蠅屎的像片。

——你看你這模樣，黑三戴著金徽章，依我看，都是當差人，到分所去求一下，也許把天妹子放出來。

——那怎麼行，我的饅頭，誰還認識我？

——黑三你還是去罷，上分所，還是上醫院！

喬大歪嘴一把把他從炕沿提起來。

——走，我領你去！

黑三走出家，喬大姨送到門口，

——別回來啦，聽說分所還抓你哪！

喬大歪嘴走到半路悄悄告訴他。

——真的，要抓你呢！

——我不怕，我什麼也不怕，歪嘴子！

——那怎麼行，依我看，還是躲兩天！

——驟雨天！

黑三不解的盯了歪嘴子一眼，

——我已沒有什麼顧戀，像我這種人，到那不是避風呢！

喬大歪嘴把嘴拋了一下，眯縫着眼角，瞪黑三一眼，站在路上。

——那麼好，你去罷，好不識抬舉！

——哼，再會！

黑三茫然的踱上吉林大橋，伊通河的污穢的河水仍舊在流着，露天市場上仍舊叫：

——大大的賠眼一毛，統々一毛。

——開鍋的餛飩味！

在黑三的心裡正在想：

——倘使像一條死狗浮在水裡，不也算是一個歸宿嗎？爲什麼呢？爲什麼呢？爲了活，忍受着最大的羞恥，苦痛，爲了活，維持着不健全的家族，爲什麼呢？

他找不出什麼解答，連喬大歪嘴都在訕笑他。黑三的手伸到兜裡，空虛罩上他的全身，他咬緊牙

齒，走過南關的露天市場，

黃昏的太陽拉長了他的影子，他搖盪着高大的身軀，在黃昏的暮靄中消失了。



看見他底蹣跚地腫的怪狀，竟覺得「狗熊」的綽號再恰當也沒有的。

一個秋天的傍晚，他跟在一朶茉莉花似的女人的身後，嘴巴鼓着；像塞住了棉花的球囊似的，眉宇緊之的綑住，哀涼的注視着自己的兩隻脚。嘟囔着：

——我實在喜歡你，小蟹子，我甘心當你哈巴狗，你讓我叫；我就叫，你讓我滾；我也可以，你讓我怎麼的呢？我跟你這老半天了，你一句話也不吩咐我。

叫小蟹子的女人站住了，他那擦抹得血紅的顴骨嫵媚地在狗熊的眼前一閃，只是一閃，狗熊就彷彿是獲得了救世主那樣虔誠的低下頭，他以爲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緣了，幾乎忘記了他是一個水手的兒子，張開兩隻潤管，突然又縮回來，他底全身的脈膊驟然的跳動了一下。

小蟹子繃着臉說：

——你滾吧！狗熊！

——好，我滾！——他興奮的答應着，——你看吧！我拚命的給你滾一個看。

他把兩隻手拄在地上，爬了一圈，然後，將兩條腿豎起來，把頭從兩股間穿過去，他底臉漲得紫

紅；胡蘿蔔似的，腿急驟的倒落。他滾了一個，又繼續的滾了一個，他幾乎對於變成牲畜有着一種特別的快感。

當他站起身來，揮去砂土時，他底確是面紅耳赤了。那個叫小蟹子的女人被渡船組合的金大兔子扭着扯着走遠了，圍繞他身的則是剛下船的旅客和他船上的伙伴們。

——兔子，母兔子！

他狠々の望着小蟹子的背影，咀罵了一句。他想溜，用眼睛巡視一下身邊的眼睛，兩隻腿又僵住了。

他底船上的夥伴宋明拍着他底肩膀說：

——很好，滾得好！

他底酒友運轉手安特然夫從粗紋制服口袋掏出啤酒棒子，瞟了瞟旁人扭去的女人，然後微笑地把酒棒子遞給他，用不太純熟的本地話說：

——喝吧！喝！老白乾！

看見老安，狗熊親熱的和他握握手：

——納果木，納果木，（註）——，接過啤酒棒子，一骨碌地喝進肚腹去，然後用舌尖舐盡了瓶嘴，人們便哄笑的散去了。

宋明和老安扶着他歪歪扭扭地身子。

——老是沒心眼，走吧！上太平茶社聽『洛子』去！——宋明提議着。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狗熊的腦袋顛呼地邁邊在老安的肩膀上，兩個人架着他，他向身旁滑過的人默數了一下，勝利的墊着脚把身子貼着宋明的身子唱起小調來。

（註）：『納果木』是相好的意思。

——好一朵茉莉花兒呀，呵，呵，呵……花開花兒呀落呀……人人愛呀，嘜，嘜……

——狗熊！唱得好！

他聽見城裡人這樣呼喚他，興奮地回過頭去，向讚美他的那個揚一揚手，表示他接受那光榮的賜予，帶着一種被酒精麻痺；什麼都忘記了的心情，勝利的走回家去。

『狗熊』的綽號，便代替了他底『呂連學』的本名窩在這城邊了。

城邊。低暗的江流蜷伏着微弱的叫嘯，黃昏的羽翼在沙隄上展開，夜，像一張網，緊接着從四下捕捉了它。代替了夕陽裡的則是隔岸的漁火。

從狗熊家的南窗口，隱約可以望着載木船高桅的黑影，這原是一個破舊地裝貨的倉庫，四壁用糟爛的木板釘成，蟲蛆的殘孔在周圍散佈着，屋裡面糊滿了舊報紙；深秋的冷風從剝裂了的乾燥的紙縫鑽進來，使得炕上躺着的狗熊怎樣也不能入睡，他翻着粗大的身子，沈重的撞碰着板壁。

正在熬夜飯的老呂貴，和善地望着軟癱在炕上的酒醉了的兒子，哀涼的搖了搖頭。他的鼻孔有些窒息了，江水陰森的氣息一刻比一刻濃厚的竄進來，浸潤了這老人的思索。

——等着吧！六十年一個花甲子呵！妄想什麼呢？——老呂貴自語着，他想起狗熊和小蟹子，小蟹子和金大兔子的三角關係，越想越沒有結果，沒有結果的問題，在他是只好聽天由命了。

稀粥熬熟了，利用殘火，燒一壺開水，老呂貴叫醒了狗熊：

——起來，喝點，空肚子不好受！

從炕上爬起來，他的眼圈無端的紅了，鼻子流着稀薄的鼻液。

狗熊揉揉眼睛，打了兩個噴嚏。

——快喝，你媽的大概是傷風啦！記住，明天當班看樣子明個要變天！

兩個人一同望着窗外，狗熊的全身打着寒噤，在他眼前的夜也成了戰慄的夜了，江水彷彿是從他的血管流出，一種鬱悶，悲哀，抑止的咆哮低暗的響着。

狗熊喝掉半碗粥，心暖了，突然覺得一陣委屈，抽抽啼啼地咧開嘴哭擊起來：

——爸爸，你救救我吧！我，我什麼粥也不想喝，我是喝不下，餓是餓，可是，飯是不管事的！
鼻液和眼淚混攪着黏在嘴上。

——我明白你，連舉啊，你哭什麼呢，你才活了三十歲，爸爸今年六十一啦，——老呂貴這話是語意相關的，他從三十二歲便死掉老婆，——你的命呀，够硬了，生下來就尅你媽！那成想，你却是個熊色！遇見一點事就哭哭啼啼。

——我不哭怎麼辦？爸爸，他們都欺負我，我剛找到一個，一個女人，他們也奪去了！

——我不是說嗎，六十年一大轉啊！

——可是，我等不到那麼遠的時候了！

——你就知道喝，喝得嚙嚙嚙地要起老婆來！你想想，你怎麼能養活一個老婆呀！你呀，你看你那熊色！

老呂貴往火堆添了兩塊木料。

——爸爸！我怎麼看什麼都驚扭呢！——狗熊的眼角狠狠地眯了一下，顯然是要反叛老呂貴的，可是沒有說出話來。

『吓』一聲，把飯碗摔到火堆裡，狗熊揚常的走出家，老呂貴在後面叫罵着，他索性堵住耳朵，獨自踏上漫長的沙丘。

天越發的陰暗了，雲瀰漫在江上，狗熊底心攪得亂七八糟的翻滾，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一個關心他的親人，連生身的父親，都不能幫助他，他感到孤獨，冰冷，苦悶，像這條江似的，永恆在這塊土地上，爬呵爬呵！到多暫纔是頭呢？

這時，沿岸的漁戶大概早已入睡了，南門外的太平茶社和幾家下等妓館已歇了灯火，他孤索的走到小蟹家的門外，靜靜地守望着，他似乎聽到金大兔子和小蟹子的嘻笑的聲浪。

——兔子，母兔子！

朝院裡的房屋，伸出他的粗大的拳頭，暗罵了一句，蹣跚地走回家來。

老呂貴還沒有睡，他悲哀的扶住狗熊的胳膊，把他安穩的放在炕上，輕輕地用手撫摸着他的滾熱的頭蓋。

——安靜的睡罷，孩子，明天當班，我這條老命是指着你活着的！

狗熊把臉埋在手裡，他不敢看父親的臉，自己無聲的流着熱淚。

三

第二天的清早，飄着猛烈的風雨，雨水敲打着老呂貴家的鏽透了的洋瓦，發出沉重地臙鼓似的低音。江，看不清，和雨水連接在一起，風捲着沙丘，沙滾着在雨中。

——下胃煙啦！狗熊，起來呀！

宋明披着蓑衣跑來了，邊嚷着，跑進屋來。

狗熊打着巨大的鼾聲，宋明一把扯着老呂貴的袖子，悄聲的說：

——呂大叔，快叫狗熊起來呀！渡船組合的金來過沒有？

——沒有，……他又來繳組合證麼？

——不，昨天晚上，他和小蟹子鬧翻了，他，恐怕要來找我們的邪火！

宋明掏出一棵半截紙煙，從死灰中尋出殘餘的火星點着了，狂吸了一口。

老呂貴望着從宋明的簷衣一滴一滴落下來的水，什麼話也沒有說的跌坐在炕緣上。

宋明搖幌狗熊的蒙在被裡的腦袋。叫：

——起來，起來！金大兔子來找你呀！

狗熊從夢中爬起，他剛才坐了一隻怪夢。

船冒着風雨向上航，船上載着的是他和小蟹子，突然一個跟頭打來，船翻了！什麼都完了，他在水裡一隻手扯着她的頭髮，一隻手潑着江水，泳上來，泳上來，他眼看一條鱷魚吞吃了他底那隻船，又張開血盆似的嘴，他嚇得想叫喊，夢被震碎了。

——狗熊——宋明拍着他的脊背，輕藐的用鼻子嗤了一聲，——金大兔子來找你！你怎麼對付呢？

——我砥了他！——狗熊連理也沒理的說。

在平常這是一句逗人笑的名句，今天，這名句却沒有引出笑聲來。

——我告訴你，小蟹子對你倒有個意思，若不，她也不會得罪了金，昨晚，金大鬼子在太平茶社後院組合長家裏坐寶，一鼓氣輸了這個數（伸出四個指頭來）他說：『老爺不能白輸，和我開的，就等我把他斬草除根吧！』他真牛啊！

老呂貴插嘴問：

——斬誰的草，除誰的根呢？

——那還用說嗎，沒有狗熊，小蟹子正正齊齊可以做他的第三個！

——我這老命也活够了！——老呂貴感到外面的風雨打在他衰老的心上。

吃早飯的時候，風雨越發的大了，運轉手老安穿了烏鱗的皮上衣從城裡來，他的臉發緊，顯然是多喝了酒，走進屋來便嚶嚶地痛哭。

——怎麼啦，老安？

狗熊莫明其妙的望着他，雨水流在他的臉上，老呂貴從火堆中伸直了腰肢，宋明也放下筷子，吃不下飯了。

——我要死啦！——老安望着三個人的臉。

——爲什麼說這話呢？——狗熊驚異的問。

——讓我東山裡去，一定要死的！——老安悲愴的說，把他脫下的皮上衣在火堆上烤着，一股蒸發的潮濕的氣味，在小屋子裡各處漫散着。

老呂貴盛一碗包米粥遞給他。

——喝完粥再說吧！

宋明把筷子找來了，老安搖搖頭。

——我什麼也不想吃！我想和命運碰一下！

——你是說，你不去嗎？——老呂貴死盯着他的臉。

——我不去嗎？是，是，我幹什麼去呢？——老安的一隻手握着自己的頭髮，他悲愴的表情充分的掛在充血的臉上，

——我要死也不去！

宋明和狗熊都難過了，老安不是易動感情的人，今天他底感情一定是受了刺痛了。

——你打算怎麼辦？離開這兒嗎？

——到那不是一樣呢？人家不要，我還賴皮賴臉地幹嗎！

老安的濃厚的嘿嘿聲，響在鼻子裡，話，拙笨的却鏗鍊得比本地人還有分寸。

——老安——狗熊的眼睛睜大的望着老安的鼻子：——他們不會那樣老老實實讓你不去！依我看還是耐心的去一趟吧！

老安搖幌頭，否定狗熊的說：

——我不去，我已經想過了。……我不能像你那樣馴服！人家叫你是狗熊！

——你說吧！我是狗熊！若不，我怎麼辦呢，你看看那是我的爸爸，他老服了一輩子；聽天由命了一輩子！我怎麼辦呢，老安，我們是指江吃水賴江吃飯啊！

宋明用着向來看不起狗熊的眼睛，同情似的看了他一眼，搔着腦袋。

——狗熊說的也對！

老呂貴聽完兒子的話，也感動了，從木頭墩子上，抬起瘦小的腦袋說：

——連舉說真是實話，我們要不是指江吃水賴江吃飯呀；我早就他媽的領着孩子離開這，到下江去啦！

——我也是這麼說：我們比不得老安！宋明矜持的瞞着老呂貴，——只是，什麼事都是趕的，狗熊若不戀那個小蟹子，這日子不是風平浪靜嗎？

外面的風雨漸之地弱了，從小窗口的玻璃鏡透過一層薄明；爬上老安的頭部，看得很清楚：他的牙緊咬着，眉皺着，鼻子擴張着鼻孔，眼睛展亮的望着遠方。

就這樣坐着，粥涼了，在粥鍋上浮着的那一層米湯皮，誰也沒心撞壞它。

四

船裝好了，不能開航，是最末一次開往下江的船，回頭，江封了船就吊起來。

狗熊從渡船組合的高窗口，悚然緊張地看看天，天仍然陰沉沉地，彷彿金大兔子的臉，鐵青的使人發憎。

——狗熊！——金大兔子嘎着嗓子叫。

狗熊慌悚地轉過身，惶惑的回樞台裡一霎摩，應了一聲——有！

——來，進屋來！

坐在裡屋的轉椅上，金大兔子慢慢地把眼尖射到他身上，凝視着他。

——你坐下！

狗熊悄悄地在板登上。

金大鬼子輕藐的閉了一下眼臉：

——你知道我找你來！是什麼事麼？

——不，不知道！

——不知道！——金凝視了他一分鐘，猛然的，決心的拍着桌子，還裝夢懂！

狗熊被震得從板露上站起，畏々蕙々地說：

——我是狗熊，什麼也不懂，你何必上火呢？

——你什麼不懂却知道黏拉巴噁地追小蟹子，你真他媽的色膽包天，也不打聽打聽我！

狗熊震懾得不知道怎樣應付好，他從來也沒看見有人這樣對他發暴躁，莫非他真要執行他底斬草除

根的政策嗎？

老呂貴趕來了，他底佝僂的腰肢邁上渡船組合的石階，心便破碎的亂跳。

——滾開！你給我滾？——聲音從裡屋傳出來。

狗熊還沒有出來，老呂貴挨進裡屋，站在門口，畢恭畢敬地討好的望着金。

金的聲音轉弱了，似乎已經知道有人走進來。

——這都是小事，我滿不在乎，狗熊！爸爸是老好一輩子，你應當學你爸爸！

老呂貴感激的幾乎淌淚，搶前一步悄聲說：

——都看我！金爺不是說麼，有什麼不對，都看我老好吧！我呀！養了這麼一個狗熊的兒子，盡給我惹禍，惹你生氣。

金是筒效脾氣，他經老呂貴的軟話一順溜，什麼氣都寬沒了。

——我也是爲你兒子好，這小子倒沒什麼，只怕那些壞蛋引誘壞了，你想，江邊上還有一個好人嗎？

老呂貴的心痙攣一下，馴服的笑了笑。

——是，是，金爺說得是！

金大兔子朝狗熊眯了一眯眼睛。

——狗熊，你明白沒有，我是爲你好，若是照歲數說，你還比我大！

狗熊竭力的低着頭，裝作聽不見，這時候，他心裡正在罵：「金大兔子，我×你八輩血祖宗！」他悄悄抬起頭，很想看一看爸爸底可憐的臉，老呂貴的眼睛正瞪着他，老人的稀疏的鬚鬚顫抖着，他的頭又低下去。

老呂貴走到狗熊跟前，扯着他的肩膀。

——「唔不給我滾，船都裝好了？還不船上去！」

狗熊剛退到組合的櫃台外，金似乎還生氣，老呂貴又叫了：

——「滾回來！給金大爺行個禮吧！一場風波就散啦！」

——「不必，不必，——金大兔子連屁股也沒動，高貴的望了望面紅耳赤地彎下身去的狗熊，——不必，不必，他想起那一天傍晚狗熊給小蟹子打滾的事，滿臉掛上笑容了。」

老呂貴以爲他的馴服贏來一個結果，心裡塞滿了花朵的對狗熊說；又似乎是給金大兔子聽。

——「去吧！好×幹，金爺會虧了我們嗎？金爺，你說是不是？」

金大兔子臉上的笑容還沒收斂，老呂貴彷彿抓住了兔子耳朵，沒容放鬆的空，很快的伏在他的耳朵上，聲音略微顫抖的：

——金爺？別生氣，一切看我老好吧！明年的組合員證，還請金爺幫忙。

金大兔子雖然沒有什麼表示，臉上倒還笑着的，老呂貴這樣捉摸着，滿意的退出渡船組合。

五

十多天以後，傍晚，狗熊的船從下江回來，船上的汽笛嗚嗚的叫了一陣，這叫聲沉悶而遲頓，彷彿從什麼地方受到委屈，向家鄉訴苦似的。

狗熊從船上下來，江沿上一個伙伴也沒有，他呆痴的朝向家的小房走去，脚像沒有根，不再蹣跚地而是歪歪扭扭地走着。臉煞白，不時嗆咳着。

家，門上了鎖，從窗口望進去，屋裡什麼也沒有動，那隻每天煮粥的小鍋，仍舊架在灶上，只是浮着一層塵土。

他餓了，勿論如何，必須先填飽了肚子，他扯着身子向南門外挪動。

經過太平茶社的時候，他貪婪的望了小蟹子門一眼，準備急速的滑過去。

——狗熊！

誰在他背叫，是小蟹子，她那擦抹得血紅的顴骨嚴肅的站在狗熊的前面。

小蟹子把他扯到牆角，他以為是行在夢裡，他底全身的脈膊驕然的跳動了一下。

小蟹子悲哀的繃着臉說：

——你滾吧！狗熊，你怎麼回來啦！你不知道老安的事情嗎？

狗熊搖着頭。

——他，那個好喝醉酒的傢伙，你走第二天清早把人家的汽車開跑啦！你爸爸和宋明闕在局留裡。

……

——我不誑你的，我愛你狗熊，我以為你早知道這回事，不會回來了，你去吧！快！

狗熊遲疑的望了望黃昏的江邊，沙丘，小舍，眼前的女人。

——你走吧！你不能再等了。

狗熊沒有動，他張開兩隻臂，緊緊地樓住小蟹子：

——問你真的不愛大兔子嗎？

——我不誑你的。

小蟹子的髮舍在狗熊的嘴裡，他什麼全忘了，突然耳旁響起老安的聲響：

——我不去，我已經想過了，我不能像你那樣講服，人家叫你是狗熊！
他的手無力的鬆弛，一個人倒了下去。

鎮

集

一 小車站的集市

小車站的集市，噪雜，混亂……

從水樓子的給水管望過去，騷動的集場。彷彿一幅畫錯了底稿的構圖，濃一塊淡一塊的抹在秋的黎明。

夏天長滿的青草裸子被鐵車輪子輾斬腰了。車尾接着車尾擠滿集場的角落；驟車，馬車，牛車，無論什麼車，都載着穀麥，柴草和人——一些圍在棉被裡的婦女們，披着山羊皮的老人和孩子們——從遼遠的山裡集聚來。

寒冽的長風掠過車頂，滑向南邊菜地去了，人們就生起篝火在車與車的間隙逐寒。

偶而一列混合列車，客車從站外駛來；那車與閃爍着探照的光芒，那機輪轉動的叫囂，那黑煙的長幡……圍着火的擠在一起的男女有的發出尖銳的呼叫，他們與她們就開始驚異，喧嚷，騷動了。

孩子們也抱着雞子筐，碎草塞在牠們之間從載重車跳下來，擠在大人堆裡屏息的烤着手腳。

站上人家的雞開始最末一次啼叫的時候，圍在姑娘們的山草筐裡的那些隻不能生蛋的老雞也伸長脖子「咕々」的應和着。

漸漸篝火熄滅了，街燈的尖頂插在紫微色的天空，集場各處越發噪雜混亂起來，挖眼屎的糠耗子和掌盤的經紀人爭講着價錢，賣白菜地豆的種菜人秤和菜販子野罵着，孩子們爭相呼喚。

「我的蘑菇好呵！」

「我的雞蛋大呀！」

住在毛子坎附近的住民們永遠享受這鎮集的噪雜與混亂，小車站就永遠在這噪雜裡生長下去。

小三子已經習慣這夏黎明的風景了。他常常站在集場的盡頭，對於彌漫着多量沙土的街道凝視，或繞着廢場轉數着每一個街道的名子。

從古舊的倉庫向南走過「小心火車」的棧道，一直伸到鐵道外的卸貨場，在那裡有一幢用木板和水泥築成的驗儀所，距離驗儀所約摸三十米以外有一座雄偉的兵營，守衛兵成年成月在那裡踱步，兵營北邊漫展下去的，則是割禿了的野地上的道軌，在壯闊的野地上兩條道軌無阻止的伸到天邊去。

小三子差不多像家鄉似的熱稔這小車站的地理了。

他和艾艾從山裡大興鎮逃來的第三天，小三子就發現集場盡頭的壁角上，各街道的道口上，貼粘一張紅紙「尋人」廣告。

許多小商人，車站老伯呆們圍在廣告前面談着听着，有的嘿々々の歎息訕笑，拋嘴……

那廣告上記載着小三子和艾艾的年齡，容貌，服裝，口音，逃走月日，那是艾艾的當鄉長的爸々招貼的。

一個人念着最後的大字：

「大字如有人知其下落將兩人扭送至大興鎮尹鄉長家或吳大隊長公館酬大洋五百圓，或知其下落送一信因而查獲時酬洋二百圓決不食言」

唸着的人走了，老伯呆們也走了。

小三子扯下來一張揣在懷裡，粗魯的叫罵着：

「屬鄉長，你個舐老爺屁股的東西，你把姑娘送給大隊長當小老婆的王八，你有錢……」

那罵聲漸々隱沒在喉嚨裡。

那罵聲漸々喚回來許多過往的事情，那許多可怕的命運親切的在他的記憶裡烙着鐵一般的烙印。

三年 輕 炮 手

小三子當着鄉長家裡的年輕炮手。

「小三子的槍打得多穩當」，誰都這樣說。

鄉長那鬼子沒有小三子的槍，恐怕早就死過幾個來回啦」

小三子有着一副健美的體格。

不知是因爲什麼，艾艾愛上了小三子。

春天，貓叫臊的季節底夜裡。

艾艾遲疑的望炮台上最黃的藍光，他悄悄走上粗笨的木梯，她知道小三子一個人在炮台上當班的，她非常的迷惘擾亂，她是一個被桃色充進了的姑娘，她需要一個男人，她的每個神經都膨脹着，好像有一種未滿足的要求在她底血管裡流動。

小三子在擦槍，一聲不響的坐在那裡。

樓板豁喇一動，似乎一隻黑貓，閃起來一團暗影，樓板坪的一聲蓋上了。

「小三子！」

嫩脆的銀鈴響在小三子的身後。

「啊……艾姑娘！」他瘋狂的叫出。

手在小三子的嘴上搖擺。

她伏在他的懷裡，啼々的透出色情的笑語。

吹息了那裏昏黃的柴油燈。

兩個人從小窗口望着月色。

隨後……

小三子一個人在炮台當班的夜，艾艾就偷偷爬到炮台來。

夏天過去了，秋天來了，夜總是不分春夏永恆的靜穆着。

從炮台上傳出來的諠浪的笑聲，被鄉長姨太太的耳朵聽到了，他衝上炮台來，敲着樓板。

一切聲響都屏息了。

小三子打着狂烈的鼾聲。

鄉長的血往上漲，忍了一口氣一個人暗自退下來。

炮台上，艾艾要哭。

「怎麼辦呢！老爺，已經知道了我和你……」

「知道怎的，我怕他，」小三子拍着身傍的八音子。

「一定把我送給吳大隊長作老婆了！」

小三子的心腔跳跳，眼睛在暗中發亮。

我二姐，就因為和……送給李局長做了三太太！小三子怎麼辦呢。

「我們走！乾脆！」

小三子抱過艾艾，她的手撫摸着他的頸項。

「我跟你走！」一種堅決的微喘。

一條黑影從炮台板門擠出去了。

第二天清晨，鄉長辭退了小三子的炮男。

「你個雜種，你吊上我的姑娘，你忘了你是個奴才了，你給我滾，你給我滾。」

小三子被他的夥伴耿發和田貴拉出來，八音子下去了。」

「我×你祖宗！」

他剛回過身來，握緊了拳頭，門轟隆關上了。

「我×你祖宗，你罵我，我，我是你底奴才，我揭你底腦袋，你懸着……」

行李搖從牆上拋出來。

小三子沒有顧吝的走去，他想，我是要做一番轟々烈々的事的，想起了什麼，也許是茫々的哀傷，他浸着他，他的全身發抖，當他獨自搖上另一個嶺上的時候，一個不可遏止的巨變雷似的在他耳邊豁
噹。

他聽到雁叫，葉落，他幾乎相信那是艾艾的嗷叫，艾艾的碎語……

他覺得一種魔鬼在他的生命上撞破了一個永不可彌補的巨罅，他第一次感到心頭的虛空……
恐怖之夜。

夜在股悚，夜在猙笑。

一個矮健的黑影，匍伏着身軀從後園牆跳下，他聽到自己的心裏……

一個敏捷的黑影竄過來，她毫不退卻。

兩條黑影向前無聲的爬着，爬過草叢，爬過壩台，爬過山崗和松林……

兩條黑影爬上上站齊鐵的輪載車上。

七套馬的大車把他們送到小車站。

四 檢 集

小三子吟味着的點點頭，心裡非常沉重，他和艾艾如今是享受着未曾享受過的被解放了的舒暢，他非常高興的混在一群骯髒污穢的檢集的孩子們之中。

每天當集市星散之後，宛如尋覓碎食的麻雀似的他們用一把竹箒一隻口袋，掃着集市殘遺的穀麥，艾艾的頭上墊了一條藍色包巾，她尾隨着小三子在集場上工作着。」

特別區的警察或鐵路警們從遠處蹣跚的來了，小三子就習慣的把皮帽子扯低，讓它蔽住自己的眼睛和嘴。

兩個人慢緩地站起身，彷彿優閑的小地主似的走回靠近貨車站的一隻古老的倉庫。

五 劉 騷 譯

他們很熟識車站上的幾個山東人了，貨物課的劉翻譯，水櫃老王，搬道夫的董大文李鐵牛……

劉翻譯常和那些老毛子在車站花園玩棒子，勝了就悄悄到車站小食堂去喝個泥醉。

哼々咧々地走出小食堂，一夥人肩並肩的跳打着鞋根，分散開去。

劉翻譯遇到小三子總是和他握手，強固的搖撼着小三子的肩膀。

「小三子，你真壯！」

劉翻譯縫着眼睛咧々嚇着嘴笑了。

小三子也笑了。

一天，小三子一個人從集場提着灰色的口袋走過水櫃的時候，他被劉翻譯叫住了。

「小三子！」

「劉老伯！」

小三子順手掏出那張褪了色的「尋人」廣告，擦着身上的塵土。

「你跟我走吧！」劉翻譯說。

小三子惶恐的向後退，揉搓了那頁廣告，心仍舊在突々的直跳。

劉翻譯夜鶯似的捕住他的肩膀；一股濃厚的酒氣衝進小三子的鼻孔，他恐縮的掙脫了，彷彿準備一

場決鬥的野獸他瞪圓了眼睛。

「做什麼？」

劉翻譯嘿々地笑了。

「傻孩子，別擔心吧！我問你，你的射擊怎麼樣？」

「射擊？」小三子懷疑着，「我會。」

「那好！」劉翻譯拍着潤肩膀，「別縮頭縮腦的了，跟我去吧！」

小三子爲他善良的表情所惑，準備決鬥的勇氣消失了，一頭馴犬似的跟在他後面。

穿過紫檀色的木柵門，走靠鐵道的從業員舍——那是小車站住民目爲最時代的建築物了。

劉翻譯敲門。

一個淺藍色眼睛的俄國婦人把門開々。

走進去，坐在小客廳的沙發上，當他突然聽到背面沉重的門「呼」一聲關閉，小三子真的窒息的戰

慄一下。

「怎麼樣了，你做我的炮手！」

劉翻譯吃着大煙斗，煙圈噴在他的頭上。

「做你的炮手？」充滿了驚喜的眼睛，移注到躺在門口的那隻靜穆地灰色的口袋和竹箒。

「我可以做的！可是」……小三子腴腆地。

「我知道你，小三子。」

劉翻譯把小三子的口袋解開，糜爛的地豆和摻在泥土裡的穀麥流出來。

「住在我這裡，你可以去擠奶，你可以去吃麵包，你什麼都可以。」

毛子太太端進檸檬茶來，那一雙淺藍色的眸子落在小三子的半大襖上，他本能地摸索地向她微笑一笑，然後強制的鎮靜住心頭的戰慄。

他聽到外國女人的本地坐落在他的頭上。

「請喝茶吧！」

小三子變成一條沒骨頭的蟲了，勉強的喝了一口茶，他說，手撫摸着膝蓋：

「可是，我還有一個同居的女人！」

「你已經娶了老婆？」

「不，是和我一塊從牆下跑來的女人！」

「一塊逃出來的女人！」

劉翻譯拍着他的肩膀，和毛子太★噤哩咕嚕一陣，兩個人相互的笑着：

「一塊搬到我的家來吧！」

一時靜寂，能聽到那隻掛在壁上古鐘的擺動。

「真的嗎？劉老伯？」

「自然是不會誑你的。」

小三子的眼睛閃着驚喜的光芒，站起來，醒悟似的退到牆角，換起灰色的口袋，竹箒，匆忙的撿起
流出來霉爛的地豆與穀麥。

背起口袋衝出門去。

「她一定等得我發急，她還沒吃什麼啦。」

小三子跑出劉翻譯的家。

初冬的太陽烙在他的臉上，微溫的，從紗幔射入站在窓台前眺望着的劉翻譯縐紋的臉上，也是微溫

着的。

六地 下 室

晚上，小車站的最後一次客車還沒有通過以前，小三子和艾艾與舊的搬到劉翻譯的地下室來。

艾艾第一次坐在軟床上，在大興鎮的家裡是沒有這樣舒服得彷彿孩子們們玩具似的東西的，她尋視這座地下室的周圍，那掛在棚板上的煤燈，賊亮的翻着眼睛。那畫在牆壁上的古典的花紋……她習練的登那階梯，上上下下，終於她熟習的聰明的笑了。

抬起頭，從地下室的小窗可以望到窗外走在木屑路上行人底脚，那些不同的各種鞋靴，再遠一點可以看見集場上不整齊的房頂，祇是那麼一窄條，其餘大部分被對面的牛棚遮住了。

牛棚裡養着的兩條花乳牛，習慣的朝着地下室的小窗叫，那是一種飢餓的聲嚮，她看見那個毛子女人提着鐵筒的腳走過地下室的小窗，把乾草拌在槽子裡。

以後艾艾就悄悄地那樣做了，並且她聰明的去刷地板洗衣服，下廚房。

小三子喂牲口，劈木料，擠牛奶……

一種稀有的新的生活蔓延了他的全身，他和艾艾就漸漸被一種稀有的力支配着了。

小車站，寂寞人的小車站啊！

輪在夏天，就像一隻戰敗後喘息的大獸，小車站上的居民過着繭居的日子。

圍着車站的是一望無垠的綠野，大車道長滿了荒草，從高粱抹腰以後，車輪子不會輾過去的，如果春天進行了事情青紗幪起，只好無期展延到割了莊稼。

莊稼人住在屯子裡的，儲藏着一年以上的鹽，火柴，煤油，大戶人家有的儲藏到二年三年，子彈有的已竟失了爆發的效能，仍舊藏在地室裡

小三子每天揀着「張口等」（手槍）跟隨劉翻譯到街裡去辦事，沒有事就跑到站台上，和搬道夫們閑扯，抓大頭，和車站水拒小舖的夥計們喝酒，吃燒雞。

「好一朵茉莉花開呀，噯噯噯！好一朵……」老王喜歡唱這個曲子，從他那隻沙嗓子裡流出來，別有一股勁兒。

李鐵牛唱起無眼無板的二簧，那真够人膩耐心煩的。

上那兒去呢？艾艾的肚子鼓得像車站小食堂那個高加索人似的，突出的肚皮可以擺上食具。

小三子和幾個關裡人躡進平康里。

穿過兩旁木板挑成的小窠似的房子，門口站着或露出半個砌滿粉脂的臉射着貪婪的希求的眼光，小三子都讓她們滑過去了。

「鐵牛，你的娘們呢？」

誰揭開蓋了，鐵牛紅漲着臉。

「走，走，找她去。」

鐵牛站在「蓮香堂」門前，幾個人低頭走進那座不能轉身的小窠。

老王扯過札紅頭繩的老姑娘，親了一個嘴。

「叫你酥癡的鐵牛桿子來啦，你準備挨×吧！」

老李向她大腿根擰了一把。

「哀啲！去你的吧！老王八！」

「我當王八？我當王八借你的……？」的老李又擰了一把，

老姑娘擠住了老王的指頭，一陣淫笑。

鐵牛真的就撲過老姑娘來壓在身下。

「別不要臉啦，今個有墊子。」

「喪氣，喪氣！」

老王爬下來。

小三子跑到外屋，圍着一個只剩兩隻眼睛活動着的姑娘，他看出那是一個嗚啡鬼，他倒退了兩步，用手摀住嘴他再也不想進去了。

他却聽到隔壁傳來一片狂浪的呻吟，一種色情狂的蕩笑這雜音揮指着小三子的性感。

小三子先跑出平康里。

幾個人穿過夜街，街上除掉卡子的商民團，以外は冷靜的，偶而聽到零碎的子彈從耳旁流過。

槍枕在腦袋下。

牛棚有一絲響動，小三子就敏捷的跳起來。

地下室是優良的避暑地。

不知什麼時候，天就驟然亮了。

八 鹽 的 故 事

六八

在小三子一雙眼睛沈沈的望着大興鎮那邊的天色時，他犯了懷鄉病了。

客車蛇似的馳過一列，一列，順着逝去的車影眺望着遠遠地平線上切分的天地，小三子的眼前又會有一種遼遠的異常的夢代替了他現在的諧和與出家。

大家吃完午飯，坐在小客廳裡，劉翻譯擦亮一根火柴，燃着了煙斗。

劉翻譯講起他幼年在海山巖，黑河所遇到的事，他講得津津有味。

「有這麼一年，黑河剛開鑛山，秋天，江北的毛子載兩船鹽到江南，他們哀求有誰能換給他們一點地瓜或地豆，他們是嚮要把屯子裡的住民的肚子填滿了的，他們很可憐，儉着在夜裡渡過江來。

「江南的人，誰也不明白他們的意思，並且誰也不敢收留那些鹽，鹽是官賣的。

「他們找我商量，一些有頭有臉的紳士，懇求我和毛子打交代，一袋換一袋，我應了，準備當天夜裡把鹽卸在一家大金鑛場。

「我就那麼辦好，一袋換兩袋，鹽被有頭有臉的紳士零星配給鑛山上的工人，得到一筆鉅款。」
劉翻譯還沒有吸一口煙，兩隻手捏住斗搖恍，一面說在迴憶裡。

「這樣事情到現在才告訴你，我應當和你說我所剩下的這塊荒甸，幾幢房間，那都是我做通譯中間所獲得的。」

劉翻譯勝利的小眼睛，在滿臉長着酒刺的痘痕臉上閃耀了，小三子舉起大姆指頭。

「劉老伯，真英雄！」

劉翻譯嘿々地笑了。

「沒什麼，當通譯的人，沒有一個不想好處，而且，我可以下個武斷，當通譯的人纔是「媚上竊下」的人種。」

小三子找不出什麼話好應付，他好像不明白這句話的真正意思了，但是心却愉快的又覺着有點害怕的樣子，他想起一些慘死在劣等通譯手下的許多鄉民，心在疲癯着破裂着了。

九 新

生

第二年的秋天。

小車站的集市、噪雜，混亂……

車尾接着車尾，擠滿集場的角落，騾車，馬車，牛車無論什麼車都載着穀麥，柴草，人！一些團在

棉被裡的婦女們，披着山羊皮的老人和孩子們，從遼遠的山裡集聚來的。

人們生起篝火在車與車的間隙，圍着篝火擠在一起的男女有的發出尖銳的呼叫來。

艾艾從地下室南面窗口可以聽到集場的騷動，她裹着軟被，手緊攏住肚子，躺在軟床上，毛子太從哈爾濱回來，特意買了許多嬰兒用的衣類，洗尿器，尿布兜……

劉翻譯在臨晚的幾天，每天去到車站牆角的上帝前面默禱。

唱着聽不清楚的歌。

艾艾滾在軟床上，呻吟，呻吟……

小三子從集場轉一圈回來，走近地下室窗口他好奇的向裡一張，又像注射催眠術似的用眼睛凝視了一分鐘。

艾艾仍舊滾在床上，呻吟，呻吟……

他跑到站上去，打算找到鐵牛和老王他們一塊談天，人連個影兒也沒有，賭氣地撻回來。

風像透不過氣來的吹進了小三子的心，他非常的擾亂，迷惘。

突然眼前一亮。

恍々惚々似乎有人叫他，叫艾艾，他不想答應。

他轉過牆角，驀然，他不知道是誰也不行了，他看見他的兩個夥伴——在尹鄉長家裡宛如馴犬似的青年炮手耿發和田貴。

「小三子！」

尹鄉長從耿發的身後走來，靜々地好像一隻狗熊，瞪着兩個耗子眼睛捕向身邊來。

小三子冷々の鄙夷的謎縫的眼睛瞞着他。

車站上的人都愣住了。

尹鄉長一揮手耿發和田貴跑來，捉住小三子，小三子半天擠出一句話。

「我×你祖宗，我揭你底腦袋，你瞧着。」

尹鄉長嘿々々湊到他跟前搖着肩膀。

「你說，我的姑娘，你拐到那去了，你說，你說！」兩眼放着光，一隻巴掌打過來，小三子頭一縮掙脫了。

尹鄉長的巴掌打在耿發的臉上。

地下室的人也楞住了。

小三子從腰裡拔出「張口等」手槍。

尹鄉長有點害怕，不敢正視他，退後了兩步，臉色鐵青的站在那裡。

「好……小三子，插了勁！」是從站裡傳來的聲音，聲音像鐵牛的沙啞子。

小三子命令着

「轉過來！」

尹鄉長，耿發，田貴，機械的轉過去。

車站上的許多人鼓掌大笑。

這時，毛子太太從地下室跑出來，歡喜的喊着不通的言語。

「恭喜！你的一個兒子。」

小三子嘆了一口氣，狂喜的。

「是！真的」毛子太太握住他的手，往回跑。

車站上圍着許多人，大笑着。

「小三子，得兒子啦！」互相囁嚅着從站台欄杆跳過來，擱着身子從地下室窗口聽到嬰兒的雄啼。

十「我 錯 了」

尹鄉長唇邊的弧線上下抽動着，沒有話，只微弱聽到一聲點音。

「我錯了！我——錯——了——」

田貴和耿發攆着白熊似的走去。

城

士

一九三三年的初冬，一個暗雲低迷的日子。幾個青年官員騎着駕送酒糟車上的套馬，一頭一頓地從玉德堂燒鍋衝出來，綽號叫「山東紅棗」的燒鍋外櫃王有才，衝出來便放鬆開馬韁繩，只聽那匪走馬的頸鈴「荒荒荒」的響，幾隻蹣跚地套馬便被甩得老遠了。

弓棚子的圍牆上，站了好些藍色短襖的莊稼人——趕集來的，送期糧的，交租糧的，他們都翹着士敏土塑成的臉賞觀這幾位城裡的來客，今年種三晌地小麥打了個冒煙的磨官王有年是王有才剛分過家的族兄，這時候把臉掉過來，向他隣居老地瓜說：

「這些駝鳥？連他媽牲口也壓不住！叫一顆山東紅棗給壓下了！」

抱着臂，踩着靴韉脚，似乎很替城裡的官員不平，一個人在那裡生氣。

呱呱叫幾乎發笑的從圍牆上跌落，說：

「你看！那個墜在後面的瘦鬼，唱「落馬湖」啦！」

王有年轉過臉去的時候，跑在前面的山東紅棗已經勒住馬韁繩，走在中途的兩個穿得臃腫的官吏從馬上跳下來，牽住顛了主人肇禍的馬，把跌下去的瘦鬼扶上馬鞍。

「泄氣！」王有年不屑的從圍牆上跳下來，「這是幾個什麼傢伙啊！」

「你別瞧不起這幾個傢伙，你知道他們在城裡是天天坐車坐慣了的；你沒看見那個瘦鬼嗎，似乎是有意把兩條腿盤在鞍子上，以為是坐在汽車裡！」

「真舒服得可以！」

兩個人前仰後合地笑着，弓棚子街上已凍了薄冰，送銀車塞住燒鍋的後門口，黑壓壓地一片，燒鍋的高煙筒驕傲的佇立在這小鎮的中心，宛如一隻童話上的魔術帳，在很早以前弓棚子僅有兩所姓弓的人家，遍地是沙土的阡陌，幾棵矮小的楊樹被蒙古風每年的吹打着，自從這隻魔術帳豎起來以後什麼都變了，天地也彷彿在打旋，矮小的楊樹已經拉成穿天的樹籬子，附近小屯子的農民從各方面遷居來，爲了防備土匪，沿着地塋的邊沿，築起粗厚的四方形的沙土牆圍。

孩子們唱的也變了：

「弓棚子，三種寶，

沙土打牆推不倒，

光棍兒跳牆狗不咬，

大姑娘跑了沒人找！」

，在這唱聲裡，弓棚子熱鬧起來了，縣城裡萬有轉運公司的載客大汽車也換了運行的路線，汽車每天從這裡經過，外城收糧老客，一進臘月門便派來住滿燒鍋的客房，隨着來的是私煙館的抹得濃紅的女人。四鄉，城性地帶所產的莊稼。

磨館王有年和老地瓜，一人冬便趕了車活動在吉場，弓棚子之間，做着糧石的行商，一兩個人從圍牆下來，慢踱在街上，王有年向老地瓜說：

「我打算撥開吉場，那種城地我算種够啦！若不撥，我的磨房也只好住籬了。」

「我們可以掃確賣！」老地瓜說，他眼前幻想出一羣持小篋箕蹲在鹹地上掃那層白色鹽體的人們。

「人爲什麼讓尿癱死呢！我們不好上城裡嗎？」王有年說：「聽說城裡南門外那家火磨，每天出千八百袋洋白麵！」

「幹什麼去呢？」

「改良我們的磨房呀！跟人家學學看！」

「算了吧！」老地瓜拍着王有年的肩頭：「還是想怎樣對付那幾隻駝鳥！今晚上回去，你那位「紅棗」族兄是不會放過我們的！」

王有年的夢被這句話撞碎了，跟在老地瓜的身後，遲疑的挪動他的靛鞮腳，走進燒鍋的後大門。從弓棚子到吉場的路上，盡是平地，連一隻丘岡也沒有，河流也沒有，空氣是乾燥的，地面有時出現着微小的龜裂，有時又一片的發着銀白色，那是硝。

走在這塊城性地帶，連牲口也似乎不很高興；一個夥伴也不易碰見，一口可吃的草也沒有。

兩隻手抱住鞍頭的瘦鬼魏主任，他底兩條腿緊緊地扣着套馬的肚腹，他問着走在前邊的山東紅棗：「喂！玉德堂的外櫃：到吉場還有多遠呀，你不是領錯了道啦？」

「不會的，魏主任！這地場我是常走的！」紅棗的臉上勉強的造作出一個微笑，他把牲口橫在路上，牲口的鼻頭，嗅着路上的衰草。

「我的肚子有些餓了！」瘦鬼向另外一個年輕的學生裝束的李雇員說。

在這個行旅中要屬他最不喜歡說話，他從背囊中取出兩塊幾乎涼透的槓子頭（一）遞給瘦鬼，在誰也不屑注意中，嚥進瘦鬼的肚子去。

還沒有填飽肚腹就感到口渴了，面屑在瘦鬼的咽喉中飛騰着，他底哀求的眼光溜着奉天人的鄧課

員。

「帶來水筒沒有？」

「沒有！」

奉天人連看也沒看他，他那種賤价的樣子，一想就叫人嘔吐，急忙把牲口壓過去走在前邊。瘦鬼實在渴得難受了，他底身子開始搖擺起來。

附近沒有人家，連一處廟宇也沒有，有的便是浮着白骨的土堆。由東紅囊掏出幾棵煙捲，分散着。「來吧！抽一棵吧！」紅囊的嘴角張動着說：「若是走得快！我們傍晚就可以到吉場，實在，老爺們走得慢！」

他說過話再用眼睛溜過這幾位官員！他深恐冒犯了誰，心在跳，但又很安靜的瞞着魏主任，似乎一切怨恨都落到這位主任身上。

那位慣會說風涼話的奉天人，這時候，噴了一口煙，然後悻悻的說：

「他媽的，這一次出城算倒血霉，原來滿以為可以從克郎子（二）身上扒得一點油水，我看或者貼

乾了自己的油水……」

這話是完全近於詭譎——彷彿一毒針，刺痛了正在飢渴的瘦鬼，他一抬頭，三個人的眼光，正巧落在他的臉上，他再低下頭去，繼續織自己的夢網，讓它怎樣兜水不漏。摸摸衣袋，他帶來的煙泡足夠今天一晚上用，若是明天沒煙接續也許就會軟癱在荒涼的吉場。看樣子，誰也不會替他想的，他悄悄地問山東紅棗：

「喂，外櫃，能不能買到這個！」

他打着手勢，——大拇指和無名指分張着。——這種手勢連一個普通的農民也認識的。

「十一號？（三）」山東紅棗這根的問。

瘦鬼漫點着腦袋。

紅棗搖動着腦袋。「那地場什麼也沒有！主任！」

瘦鬼的顏色顯得極不好看，彷彿是個接受死刑宣告的罪人，他底頭一陣發懵，兩隻握住鞍頭的手再也搬不住了，身子便又從馬身上滾落下來。

這一次摔得很沉重李雇員抱着瘦鬼的頭部，奉天人抱着他底緊縮攏在一起的兩條腿，半天半天以後從他的抹着沙土的嘴角，嚙嚙出不清楚的話語。

「我要回去！我怕，我活見鬼了！我怕呀！」

奉天人鄭重的用手帕擦去瘦鬼臉上的沙土，他完全失去了征服這個落水狗的勇氣：

「魏主任，你清醒點，前面就到吉場，辦完事就回去，好交差呀！」

瘦鬼的死魚眼睛睜開了，他腫了腫同伴們焦燥的顏色，眼眶上擠出兩滴淚水，旋即緊閉上眼皮，不再睜開來。

「老魏！老魏！」

奉天人着慌的叫，他簡直被落水狗征服了，山東紅棗也把三匹馬牽過來，他幾乎想用拳頭擊打那隻套馬的鼻子。

「外櫃，還有多老遠？」

「十里吧！」

西邊，太陽紅蕩蕩地大臉，拉長了這邊荒路上的人影，路上靜得很，什麼聲音也沒有，風捲着沙土

沒有響動的在原野上旅行。

「你能去找一點水來？」奉天人懇求山東紅棗。

「上那去找呢？老爺，你想，誰住在這地場呢！」

呆望着沉落的太陽，三個人墜入無底的妖道中，奉天人已失去了自信，對於倒在眼前的夥伴，他幾乎願意他就此死去，埋在這塊城土地帶，讓他的身體化成阿爾加里……他並沒受有什麼創傷，但却不能起來。

山東紅棗莽然想起瘦鬼的手勢，他也擺着手勢說：

「也許這位老爺要這個！」

「對了對了，」奉天人覺悟了似的，放下同伴的腿，趁着黃昏前的微光，尋找瘦鬼的衣袋。從一隻紙煙盒裡三枚焦黃的煙泡滾出來。

「沒有水！擠一點馬奶吧！」

從背囊中取出一枚信封，山東紅棗從那匹駕駛牝馬的奶頭擠出半信封稀薄的奶水。

喫過一枚煙泡，瘦鬼的筋肉擴張了，他掙扎的夢想坐起來。

「這是什麼地方呀！」他驚異的問：「我怎麼睡着了，做了一場夢！」

「走吧！還有十里就到吉場啦！」

誰也沒有騎牲口，牲口由山東紅棗牽着，兩個人扶着瘦鬼，深一脚淺一腿的走過這片城地。

四外黑區區地，連點光亮也沒有，在地理上，吉場的名號是很大的，實際看來，祇不過是一個寒村，倘若和新興的弓棚子那股新鮮的氣氛相對照，你便知道那地理是多麼不可靠了。

前面是一座巍巍乎的關岳廟，在夜裡就像一座大荒塚，過了廟宇是疏落的幾家店舖，遠處能聽到犬吠，牲口的嘶鳴間或有打麥鏟的「咯嗒嗒」地響動，油榨「轟隆隆」的聲音。

「你聽，打麥鏟！」瘦鬼是第一個發現者。

山東紅棗把馬拴在廟前的旗桿上。

鄧課員對紅棗說：「外帳，你辛苦一輪吧，叫商務會給我們找一個住處！」

山東紅棗去了不久，打麥鏟的「咯嗒嗒」聲停止了，油榨的轟響也停止了。

差不多去了兩個鐘頭，他才回來，帶來一個穿得不大整齊的老人，褂子很小，顯然是新換上的，那身棉袍已經抹了油膩的斑痕，他還不很會應酬城裡的官員，簡置是一個嗑嗑的侏儒，呆痴的站在紅棗

的身後，聽紅棗介紹他：

「這位是商務會的陳會長，前清的秀才，一位飽學先生能畫一手好蘭，遠近馳名啊！……」

經過了，極簡單的寒暄，那老文人才慢條斯理的撫着小鬍打量着三位客人說：

「吉場太狹窄了，沒有好旅館招待諸位，就請到舍下吧！」

「那麼好意思呢？」奉天人沉吟着：「只要有水的地方隨便那兒都可以，因為有病入，還有牲口！」

「住在陳爺家裡怎麼可以呢？」山東紅棗搶着說。

「若是不嫌髒的話，請不用客氣！」

再也沒有比這句請求的話更嚴肅够味的了。四個人和四匹牲口終於離開古老的廟宇。

在路上想到這幾位官員沒費幾句話就請到，陳會長意外的滿意的笑了。

家，門口掛起正月接神用的小紅紗燈，破門樓上的匾額藉着燈光看出四個鑿了金的黑字「造福桑梓」。

剛一進門樓，便看見齊齊整整的一排低着的腦袋，都在屏息着呼吸。

走過這些人面前的時候，陳會長笑嘻嘻地，故意的提高了聲音：

「全是本鄉的著名紳商，來恭候諸位。」

三個人輪流陪着這一排可憐的人，誰也沒有說什麼，被會長讓進腰膈暖房裡。

一盆紅呼呼地泥火盆由年輕的媳婦搬進來。幾個人的灰冷和倦怠的身體，被火給烤得熱灼灼地了。像個老陰謀家似的，陳會長和山東紅棗咕嚕一陣，悄手悄脚的走了進來，對三位官員說：

「本來今晚上大家要來陪諸位喝酒，並且給諸位請安，我看諸位都累了！先替諸位謝絕了！明天見！」

「那很好！」瘦鬼應酬似的打破了這方面的寂寞：「只是我們有點……」

陳會長又悄手悄脚的趁出去，故意提高了聲音，在外屋喊：「快盪酒吧！先生們都累了！叫老王拿點手藝作菜！還有，叫更官拌點豆餅，揀好料喂那幾匹牲口！」

媳婦來放好桌子，菜也緊跟着上來了。

「諸位城裡人，什麼吃喝都有，在咱們這鄉下，可是只有鷄子和粉條，還好，總算是個出小麥的縣份這地場也借光油酥餅還可以嘗嘗！」會長給每位斟了一盞酒的時候，用舌尖舐了舐手上的酒星，轉

臉對山東紅棗說：「這都是您櫃上的好酒，實在說起來，吉場的地氣全在這裡面（指着酒）來！大家喝一杯！暖和解和！」

就這樣開始了賓主聯歡。

一大碗扣小鷄端上來，已經酒過三巡了。正在講着弓棚子玉德堂燒鍋的家業。

陳會長滿臉堆笑的說！

「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要是說起來，弓家這門大的勢派，還不是祖宗有個好風水，人家是一個大字不識起家，像我這種念書人，就算白活。」

他有些哀涼了，他心裡想，這幾位官員一定會體諒他這個老念書的，雖然誰也不說話，他却覺得每一沉默，都是被他說服了的表示。

話題一轉，就貼上線了：

「吉場的買賣全被弓棚子抽筋似的抽去了，剩下的這幾家死氣陽活的支持着，偏巧趕上諸位來了，我老頭子心也落了地，諸位高高手就讓他們過去了，真的着在咱們都是念書人的面子上！」

「嘿嘿！」奉天人首先放下酒盃，他揣出這老秀才的心思，瘦鬼也沒有心吃那油呼呼的酥餅，他正

在想着吃完飯睡來一口，那年輕人又是一個作出矛盾的什麼不懂的雜，——只要領出張費，不化錢，什麼都可以。只是山東紅棗覺得陳會長的確有魄力，每一句話都是不走板，像釘釘得那麼牢實，假如順順當當地圓下這一場來，自己呢，當然也不能白來。就在這些不同的心情下。吃完了夜飯。

飯後，誰也沒有話的睡下了，新裝的硬行李，也解乏，只是山東紅棗翻來復去的睡不着覺，瘦鬼要爬起來，到外面去小解，冷不妨被誰拉了一把。

「主任！」聲音小得很，幾乎是塞在腔口，聽出是山東紅棗的本地口音。

「有什麼事麼，我去小便！」

「非常緊要，你在院中等我！我就去！」

瘦鬼走了，山東紅棗也穿好衣服踢了出去，在瘦鬼的心裡想，這一回也許扒點油。

「我領你去，先生，十一號！」

出乎他意料之外，聽見「十一號」瘦鬼的筋肉立刻酥酥地癢着了。

夜是靜的，兩條黑影鑽進陳會長的裡屋，從門縫擠出一股剛燒好的濃厚的大烟香。

「來！老爺，賤內剛燒好的，咕嚕咕嚕吧！」是會長的聲音。

門「乒」的一聲關上，什麼聲音也聽不清楚了。

第二天清早。

吉場的市街上空，飛旋着幾隻老鴉，在淡青色的天空中描着弧線，市街上的小商人們擠着灰鼠似的眼睛——一宿沒有安睡的結果，眼圈較往日顯得發着濃重的暈黑。

彷彿有一個無名的恐怖降臨這條寂寞的市街，人們在頭兩天便傳言城裡的調查員到弓棚子的消息，如今，又真臨臨這沒落的吉場；這消息從昨天晚上傳出來便一窩風似的傳開去。

幾家磨房，鎖上了小麥的倉房，用灰沾上磨腳，牲口藏到附近的人家，掌櫃放了一天工，磨倌們遊閑的溜在街上。

陳會長的油房也停了，油榨上浮上一層塵土，壓成餅的豆子從碾子收起，炕在暖火的豆子收進倉房，油倌躲在後園子的小房裡抹紙牌。

今早，天一亮，從陳會長家又傳出消息來：

「一切由陳會長擔任！」

就像打開天窗，人們的心也跟着明亮了。

吃完早飯，陳會長陪同三位官員在街上繞了一圈。

陳會長停在每家門前都帶一股歉獻的情感介紹着：

「諸位看，這洋門臉是廣德絲房，倒閉了不到三年現在是成衣舖！」

「這一家是廣福山貨莊，現在是鷄子舖！」

這些景象在瘦鬼主任和鄧課員李雇員的眼睛裡都是新的，他們雖然也意會到吉場有一個豪華的過去，那過去的份量所佔的位置是少得可以的，所以陳會長的滄桑之感也只是一種浪費的悲憤而已，——然而陳會長也有他的念書人的謀略，讓他們什麼也調查不着。他的狡猾設計在心裡勝利的打着盤算。

時間就這樣溜過去了。

晌午，在關帝廟前開了一個質疑會，會場倒是擠滿了帶着狗皮帽子，耳包的人，連掃帚的人也抱着肩膀，持着籐箕圍在人圈後面聽着城裡官員們的聲音，誰也不明白的佇立在那裡。

挾在人羣裡的王有年和老地瓜站在最裡層，老地瓜仔細的相看了一下唱落馬湖的瘦鬼，一說話就露出那套黑烏的虫蛆了的牙齒，引不佳得要笑，他覺得城裡的官員也並不怎樣可怕。

陳會長的眼睛緊瞪着他，使他筆直的站着，他底耗貉大風帽烘得臉熱得難耐，他簡直一點也聽不下去那些話，在他的心裡罵着。

「這些駝鳥連他媽牲口都壓不住！還配胡編些什麼翻版的話呢！」
老地瓜暗自用肘觸了王有年一下，王有年正在仰着臉注意瘦鬼的虫蛆的牙齒上鑲的金牙，他的心是一張鐵板，什麼話也鑽不進去，他簡直是在看戲。

會散了，他和老地瓜走回家，山東紅棗已經坐在炕緣上把提包打開，取出一列名單來。

「二哥，掏吧！」

「掏什麼呀！」

「還裝傻嗎，你看看，這是陳會長昨天核計的，招待城裡的調查員，你應攤的招待費。

「我不認識字，你叫我看煞，反正，人家都化，我也不能格外。」

「你是我的哥哥，格外成什麼話！這是大家夥的事情。」

山東紅棗的眉頭攢成一個結。

「二嫂！快把咋個賣糧的錢拿出來吧！我還要到隔壁找老地瓜去！」

王有年老婆把錢找出來拿在手裡，眼淚巴擦的哀求着山東紅棗。

「你想想，你二哥趕早爬黑，剩這幾個錢多不易啊！就當可憐嫂子，少寫一點吧。」

「那怎麼行，我是替買看吃呀。」

王有年也眼圈紅紅地氣喘着，他再也找不出話來好說了。

午后，陳會長重金僱的萬有公司汽車開到吉場。

陳會長招集所有吉場的人物舉行一個送別會，在這宴席上乘着酒興陳會長當場揮毫給這每位官員拋了一幅蘭，這老秀才的畫，打發樂了魏主位。

小汽車突突地經過吉場市街，在人們一瞥眼的工夫，風馳電閃的滑過去了。

孩子們嚷着唱着：

汽車的屁股突突冒，

吉場的買賣心直跳，

你也跳我也跳，

一跳跳進西河套。」

「怎麼樣，他們在城裡住的人是天天坐車坐慣了的。」老地瓜說着，轉過頭來。

山東紅棗騎着那匹走馬，牽着三匹套馬，順着汽車的尾巴追趕着來了，紅棗累得筋疲力盡也沒有追上影。

望着山東紅棗的可憐的姿態，老地瓜踩着韉韉。

「叫你爬吧，一輩子也他媽爬不上去了，山東紅棗呀，你只是給人家磨豆腐的驢！」王有年却忽然狂笑起來——這笑簡直可以說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傑作。

笑完了，立刻兜上來的是無邊的空虛，眼前仍舊，是無邊的強的黏着他的城地。

在城性地帶，弓棚子就這樣越發的粗壯起來，而吉場也逐漸的瘠弱下去了。

伸到天邊去的大地

「真他媽的，人家都他媽的拉出來啦！我們家這些雜種×的，一群瞎死蛋，哦，哦，都給我他媽滾出來！」

闖進院來的楊四爺，跳上青栗馬，站在院心粗野的嚷叫青筋繃得挺高，聲音是頂着小北風衝出來的。

炮台，伙房，廂房，上屋的燈全亮了，夥計們急忙提上褲子坐起來發楞。

「還當他媽的好日子過呢，我×他媽，害不給我滾出來！聲音又從院心到各人的耳朵，帶來的是恐怖，疑懼，刺癢，難受……」

小鳳和小安聽着爸爸的罵聲嚇的把頭縮進被窩，婆娘們慌張的撕掙睡熟了的丈夫。

獨眼龍，王大辮子兩個人放下天九牌，擦滅紙油燈，從炮台上跑下來，小二虎和劉老疙瘩悄悄鑽出伙房，李二楞跟在後面一邊挖眼屎，噴着熱騰騰地哈氣。

三星在頭上眨眼，天像一塊鉛低壓在每個人的頭上，叫人喘不過來氣。

豬糞子凍了二寸厚的冰，舖在院心的雪被小北風揚滿枝柴，蹣跚在臉上熱刺刺的。十幾個人站在楊四爺前邊，屏息着呼吸。

「你們這些吃飯的東西，什麼也不他媽管，什麼也不他媽打聽，薛家窩棚昨天亮（註）了，今早四馬架全屯拉出去啦你們這群瞎死蛋，你們還當他媽的好日子過呢！」

楊四爺蹣跚脚罵，接着彷彿點名似的：

「老五！」

「在這，四哥！」老五掩着狐狸皮襖，縮在領子裡的頭向外一伸又縮了回去。

「你去查槍，把子彈起出來！」

「是！」老五的黑影離開人堆跑進上屋。

「老六！」

「是！」穿短打扮的棉褲棉襖的老六，挺起胸脯，仰起一張鐵青臉圍住楊四爺。

「你領小二虎，李二楞，劉老疙，去套四架爬犁！」

註 被匪焚燬之意

「是！」四條人影滑向東南角的馬棚。

「老七！」

楊四爺聽不到回答，鼓突着眼珠子尋視着殘餘的人堆，緊振住拳頭，面向上屋一間沒有亮的房子。

註：被匪焚燬之意

「老七，老七，你死啦嗎？你他媽裝熊，我扣了你！」

楊四爺氣沖沖地掏出插在褲腰上的八音子，一眼被獨眼龍腫見攔住了，汪大辮子機警的敲着老七的風雨窗，悄悄叫：

「七東家，快起來吧！四東家在發怒呢！」

紙窗戶亮了。

七媳婦從被窩爬起來，披上睡衣，搖曳着沉睡的老七。

維城，快起來吧！四哥在叫你哪！」

楊老七一轉身，兩隻手沒有着落似的從夢裏醒來，熱忽忽地穿上皮緊身，因為晚上和她熱辯着一個經濟學上的問題一直吵到半夜。剛睡醒一小覺，被她叫醒，揉揉眼睛帶上厚的近視眼鏡繼續辯白着。

「怎麼樣，現大洋雖然好，只能存在家裡，你不要忘了時代已經是不同啦……」

「得啦！得啦！我知道你是學經濟的，快點穿吧！四哥在院子裡等你急急哪！」

「怎麼？四哥回來啦！」

披上皮大氅，穿上高腰皮靴，小聲問，七媳婦忙給他戴上帽子。

「害不滾出來，你要找死。」

「楊四爺的罵聲衝過來，老七慌張的跑出去！」

「老七！」響震着每個人的耳朵。

「是，四哥，我在這，」維城聽見每張緊張臉，心一顫摸着腦袋，手沒處放了。

「你去！騎那匹黑栗馬，到白衛團去，你告訴邱團董說我四哥探聽到可靠的消息，小白龍今明天要壓楊甸子。不，你說，我們家現在準備起身全家去北荒窩棚，這邊一切請他和馬文廣照看，快去快

回！」

維城顫抖的打了一個寒噤，接過老四遞給他的八音子。汪大瓣子索來沒有落汗的黑栗馬，跳上去，

跑出門外。

塵裡。

老五和五媳婦掘出埋在地窗裡的子彈箱，宛如發掘家宅的寶藏似的，領着孩子們擦子彈，擦槍筒和零件，槍和子彈堆在天地爺龍籠前的供桌上。

大蓋槍五棵，八音子兩棵，匣子一棵。

媳婦們忙着縫補子彈袋。

楊四爺領着炮手獨眼龍，汪大瓣子跑上炮台，從窗口向西溝外眺望，一片黑漠漠地，遠處驟起片片斷斷地狗叫，接着是片片斷斷牲口的嘶鳴，更遠的地方，彷彿是逃荒的人群嘈雜的聲音很低，間或有子溜子嗖嗖地穿來穿去衝破凝結的空氣。

獨眼龍特地向北下坎望望家的方向，他事起老婆一枝花和帶子，只是一瞬間這浮起的念頭便沉落下去，他跟隨四東家身後走過倉房，碾房，磨房，巡視了楊家的四合院落。他有一個堅絕的信念，他是楊家的炮勇，他要捨命爲楊家盡忠，若不，人家饕餮得像胖豬似的；幹什麼呢！這個信念緊緊抓住獨眼龍底善良的生命。

楊四爺齊齊的對那許多靜止在暗黑中的糧袋，石磨，風車和零碎的傢具注視一下，然後對獨眼龍

說：

『去和汪大瓣子準備一個月的料草，再套上一輛爬犁，把結乾糧多裝一點。』
四爺一個人走進上屋，走過各股的房間。

『快！快！檢值錢的拿，爽快！』

『爸爸！』小安扯住楊四爺的鞭子，『我害怕，爸爸又跑荒嗎？』

沒有心答理他，朝隔壁叫：

『小鳳，小鳳，開櫃！』

小鳳跳上炕，習慣的打開長鎖，從板櫃謹慎的取出奶奶遺留下的紅油子梳粧匣，小心翼翼的將一疊官照取出來，縫在爸爸貼身大白褂的兩隻兜裏。

穿上小白褂的楊四爺，將錢票子分別裝進襠褸的褲襠中銀錢，銀首飾，埋在裝子彈的地窖，用土渣平掩抹去地窖的痕跡。

小鳳鎖上櫃，發呆，兩隻眉鎖着青春的哀愁。

『你也不小啦，小鳳，這一次又不知道他媽的跑到那去，你他媽自己當心，哦！哦！別叫爸爸惱』

子你！』

小鳳拉過小安，兩個人膽爸爸纏得高高的青筋，沒有話，話全藏在心底。小鳳媽是前年跑海青（註）死在江灣道上的，那悽楚的豫感漂上來。現在又跑荒了，彷彿生命柱在誰的大手中搖盪，她想，什麼時候，生命柱纔能立得安穩呢！他想不出，兩隸眼角瞞着的流淚水，沒有抑制的流下來了！

『別他媽的沒出息！』楊四爺瞧見女兒的淚，這淚流進他的腔口那樣酸苦那樣悲涼，他一面穿上進城趕集的羊皮筒一面焦灼不安地望著小鳳。

『十七八啦！大姑娘啦，哭他媽的什麼，這一次倘使路上遇見相當的，我就什麼也不管，哦哦，隨便你自己挑選……』

猜出女兒的心事的微笑描寫在粗野的臉上，他大踏步走出上屋，再走到院心。

天空已佈滿了雲，小北風狂燥地從嶺上推下來。

五架爬犁已經套好，老六緊着每架爬犁上三匹牲口的疆繩。汪大辯子，李二楞，小二虎，獨眼龍，劉老疙搭忙忽忽地細口袋，口袋裡寒滿草，料，豆餅，乾糧，鐵筒，柳纏啼哩嘩啦的響着，擠滿爬犁

註：海青是一著名的匪幫

的邊沿。

老七從大門外慌張的衝進院，沒跳下馬，嘴打落牙顫的跑近楊四爺。

「四哥！危險極啦，邱團董說：屯東見苗子啦！走最好一切都放心好了，倘使能守住楊甸子的話：他問獨眼龍走不走，我告訴他說，我們的炮手自然是一塊走的，馬文贖也說反正打不了，守也怕守不住，走了倒好！」

老七的話全院落的人都聽到了，誰都結了個大疙瘩，在心上。

楊四爺想起一枝花，驀地一顫，轉過身告訴大夥：

「子時起身，聽着沒有，子時！」

供桌上的九棵槍，四股分，老四的匣子外配一棵大蓋，老五一棵大蓋，五媳婦一棵八音子，老六一棵大蓋，老七一棵八音子，剩下的兩棵大蓋，一隻給獨眼龍，一隻給汪大瓣子，另外小風帶了一棵八音子。

一股一個爬犁，另一架載糧草，哥四個人每人一匹走馬，老六在頭前，其次老五老七，緊接最後邊是汪大瓣子，小二虎，李二楞，獨眼龍，劉老疙瘩每人趕一輛爬犁，老四的青栗馬在末尾。

這一隊爬擊衝出大門。

楊四爺叮嚀剩在家的更官，碾官，磨官半啦子和豬官們：

「躲兩天就回來，好好看家，等回來賞你們！」

幾個人幽魂似的沒有回答，楊四爺再顧戀的看着場院的高起的浪壕，草壕，狠心的加了一鞭，馬便接上這隊伍的尾巴。

孩子們縮在棉被裡，仰頭張望天上的星，稀疎的幾棵衝出雲團的星火，鏗鏘閃爍，惜別的眼淚似的。女人們數着滑過去的野林，山嶺，附近熟悉的村落的名字。

一團團黑影滑下去，一團團奇異的感覺跳上來，彷彿有魔鬼，躲藏在那黑影裡，誰都在那變想的聲戒着。

漸漸每個人都被風雪，黑暗凍僵了知覺思慮，恐怖。

二

這隊伍宛如一條土蛇，摸索着夜路蠕動。

子溜子沒有方向的隨來隨去。有時，從頭上飛過，每個人的脆弱的生命柱便狂烈的搖動一下。遠處

的嘈雜響響也一片片的衝過來。

機警的老六左繞右轉在前頭領率，許多顛抖的村客爬過去以後，約摸在時，這大隊爬上溼潤的江面。

「看哪！那兒起了火，半天紅啊！」

老七媳婦倒背臉曬，接着許多人曬。

孩子們從被筒伸出腦袋，幾個老板子站在爬竿轆上向東南望。

東南的天邊，紅光反射着雲彩。

「是東南，哎呀！東南呀！」

老五側回馬，問獨眼龍。

「四東家那去啦！」

獨眼龍摘下掛滿白霜的狗皮帽子，巡視楊家的家族。

「可倒是，四東家那去了呢！」

小鳳，小安貪婪的問五叔：

「爸爸那去了呢？五叔！」

五叔沒有回答，七叔也沒有回答。

缺了心臟的蛇，突然停止在西江灣的沙堆子上，老六也沒有主意了。

女人們攤開麻木的腿腳，走下爬犁，到沙堆背面去解手，男人們也感染的在江面的雪丘上小便着，瀉盡了所有壓積的委曲，疲倦，走回來。

維城燃着一棵紙煙，他在尋找類似眼前的風景，從他的記憶裡。

風雪，黑暗，荒沙，股悚的夜。

他怎樣也想不起來，他找過在學生生活裡的印象冊，也有過這麼一個夜，一個相同的夜粘在他的腦板上，他却怎樣也想不起來了。

野風吹動沙堆上的流沙，沫在臉上，他聽到嘶嘶的蛇鳴了。

突然發見一條暗影從東南的路上跑來。

劉老疙疸首先粗喊起來。

「看呀，東南跑來的，大半是四東家吧！」

小安從被筒伸出頭。

「那？爸爸在那？」

小鳳按回他的頭。

老六警戒着，搖手，從馬上跳下，躲在馬側。

「不要粗心，說不定是柳子上的線（註）準備一下！」

女人孩子潛伏在爬犁上，窒息着呼吸，炮手和夥計們把槍托在胳膊肘上，大家都領神聽動靜。老五叫了一槍，對面也叫了一槍，子溜子嗖的一聲從空中旋下去。

楊四爺的黑栗馬已竟跑近大隊了。

他跳下馬——從馬鞍上滑落，全身發抖，兩唇迸出微弱的聲音。

「亮啦，我×他祖宗，亮啦！」

放開馬繩，突的坐在雪丘上，兩眼直瞪着沙土，態度非常哀傷，又非常倔強的巡視着這隊伍的家族。

老五的心，被什麼戮了一不。

「怎的？四哥，什麼亮啦！」

老六也僵子似走近來。

「亮啦！楊甸子叫小白龍亮啦？」

楊四爺自己道鬼：

「這叫劫數，這叫劫數！」

灑手，臉朝向東南，透着「完結」的歎息。

「哈哈，完結得好！」

老七莫明其妙的揉着近視眼，他看見四哥眼角噙着的眼淚，他受了頗大的衝動。

「完結」

彷彿每一個人心上結的疤痕變成一塊沉重的鉛板，從天空低壓到地的表層，媳婦們全都發抖的望着自己的男人，孩子伸長了脖子攏摸在大人間所發生的災難，凍冷的耳朵也忘記了，夥計們却在耳邊響起一個巨大的音響。

獨眼龍想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驕足走近楊四爺，心狂跳着：——

「四東家，北下坎亮了沒有？」

汪大辮子不耐煩的逗趣他：

「獨眼龍！一枝花會比你機靈，你放心吧！你還是一個人吃飽了算了罷！」

楊四爺慢慢站起，像一匹受傷的狗，盯住獨眼龍的臉，他的牙齒迅速的抖着，咬緊了嘴唇……

「走吧！我們誰也沒有回去的路了！」

他把馬拴在獨眼龍趕的一架爬犁上，不能抑制住的一種回憶噬着他，他搖搖恍恍地擠上爬犁，小風給他蓋好一張毛毯，他蜷臥着，這隊伍安置上心臟又開始爬行起來。

於是，他的眼前便浮動出剛才的一束毛骨悚然的暗影。

「啊！可怕！」他分明的看見一個呻吟的女人，他聽到那慘叫，那叫聲在他底脊椎骨中爬行着，給他一種不能分解的苦痛。

當大隊剛一爬出楊甸子的土圍子，那匹栗青馬就落在末後，岔走下去了。

池原來打算和獨眼龍的老婆一杉花作一次辭別的聚會，跑到北下坎。

天陰森森地，颯着鋼風，狗連串叫。

他跑進後場院。

一枝花的窗戶紙上隱約地現出兩個男人的黑影，像兩隻老呱那樣鬼鬼祟祟的，狎褻的扯着一個女人的影，一上一下。

「婊子，你以為你有了楊老四的茶桿就把我拋開，你用我，嘿嘿嘿，你知道，你能跳出我的掌心嗎？嘿嘿！」

那股從鼻孔壓榨出來的「嘿嘿」聽得出是自衛團的邱關董。

「還是說給你吧！一枝花，楊四拋了你，到北荒去嘍，倒是邱大爺關心你！」
是老邱的狗，叫馬瞎子的馬文贖的口氣。

老邱似乎狠狠地躁了一腳：

「你這個沒良心的婊子，你說你這一次嫁給獨眼龍，再不接近任何人，你這個撒謊的婊子，原來你又和楊四打上了，一年來叫我轟在肚子裡，一口酸氣，雜種，你看我揭楊四的腦蓋給你看，叫你認得我的厲害。」

楊四爺摸摸腦袋，悄悄用舌尖舐破一個窗戶眼向屋裡望：——

一枝花的頭髮散落在地上，邱團董一隻腳擱在炕沿，一隻腳踏住一枝花的腿，經過幾度掙扎，一枝花已經沒有氣力的軟攤在地上只顧抽搐着呼吸，相同一條被野狼咬住的母羊？四歲的帶小在炕上噙，能看出她的焦灼，痛恨的心。馬蹇子的匣子出殼，持在右手，微笑的給老邱助興！

邱團董狠狠一個巴掌打過去。

「小雜種，你滾！」

帶小痛苦的嗷叫大起來。

「我交給你啦！姓邱的，隨便！」

一枝花呻吟的難過的擠出這句話語，她闔上眼睛，不想看也不想辨駁的把頭窩過去，髮散蓋着她的臉。

「你媽拉個X！」老邱蹬了一腳，「我問你，你到底愛誰吧！你痛快說！」

楊四爺想不到這兩個東西原來是他的情敵，——平常恭維他「楊四爺」的背地稱他「楊四」，而且而且要騙佔他底一枝花，這簡直是造反，沒有天地了……，他把馬拴在後場樹上，掏出插在腰裡的匣

子，對準邱團董的腦袋。

楊樹上的老鴿「呱呱呱」地拍着翅膀叫。

他顫抖一下，搬住大拴的手指也顫抖一下。

乒，乓，乒……

眼前一片昏暗，他一猛勁從紙窗口穿進屋裡。

他的血在狂流，他的心在迸跳的站在北炕上。

馬瞎子的右臂中了一棵，右手的槍掉下去，一枝花亂滾亂搖一陣，一棵打中她的小腹，邱團董迅捷的登上南炕，一脚從帶小身上踩過去，剛要掏槍。

正一棵子彈打中老邱的胳膊。

「啵啵！」

從炕上滾下來墜在一枝花的身上。馬瞎子咬着嘴唇，挺起左手去抓那棵落在身旁的槍，邱團董也抓那棵槍，嘩嘩地一枝花一手撫住小腹，一手也抓那棵槍。

「給我一槍，再給我一槍！」

聽見一枝花的那雙發光的眼睛，楊四爺踉踉跄跄地跌在炕角，他沒有動，匣子在手裡握着，他看見滾在地上的三個蠕動的人，他的敵人，他嘿嘿地冷笑。

一枝花哀求楊四爺：

「痛快吧！四爺，我挺不了，痛死我啦！」

落在地上的一棵槍剛被老邱搶過去。

楊四爺清楚了現在的場面，狠心的看着將在肥胖的邱團董身底下急促呼吸的一枝花，他如一條蓬毛的獵狗似的，一排子彈從他底槍筒射出去。

幾聲慘叫。

幾聲微弱的喉音。

沒有動靜了，終於屋裡鉛一樣的沈靜。

美孚燈沒有光，暗淡地將要熄滅的燈心，發着最末的焰火。

他巡視這屋子的周圍。

帶小張着兩隻腿橫在炕沿上，兩隻小眼睛瞪着。她不知什麼時候，被邱團董的腳踏過去了。她死

了。

楊老四躍身一躍，抱起帶小，他忽然湧出兩滴熱淚，在昏暗的燈光下，她宛如沒有死去的張着兩隻小手叫：

「四爹，抱我！」

「四爹，媽想你，不想一個眼睛的爸爸！」

「四爹，一個眼睛的爸爸也喜愛我！」

不能再回想了，用炕席捲起帶小的屍身，他想「孩子是沒有罪的。」回顧地上躺着的三個殞直的肉體，男人，女人，槍，他猶豫的準備去拾取那兩棵槍，終於他毅然的拋去了那個貪婪的念頭，跳過短土牆，解開繩紮，跳上馬離開獨眼龍的家。

楊樹上的老鴉又被震動的拍着翅膀，在暗的天空翔旋了一個圈。

「呱，呱，呱，」好像在他頭上獠笑。

走出下坎，在亂屍崗的附近，把帶小的屍身埋在雪裡，沈默的在心裡唸了幾句禱告，楊老四遠望着：

轟隆隆……

南邊屯裡傳來沸騰的嘈雜。

沒有槍聲，只見一片紅光。

轟隆隆……

楊句子的房屋塌了，真的轟隆隆，他底心在跟着那轟隆隆響的震盪了，他知道小白鼠真的死了楊句子，害怕的再登上馬，把繩子的繮繩一緊，黑栗馬便驕傲的毛茸飛奔下去。

站在漫崗上。

火光已經呼呼地藉着小北風的幫助狂嘯着了，他伸長脖頸，望着去，彷彿在參觀一個火葬的祭典。

半天紅的火舌就像躺在獨眼龍軍旗的三口屍身，大地爲這火焰的炫耀着快感，他世爲這火焰的炫耀所迷惑，他再仔細聽一聽那火光衝天中的呼喊，叫嘯，叫聲響變成刺骨的憤怒，帶小的憤怒，一切人的憤怒，震撼他底全身。

四角炮台在炫耀中頹塌了，四合大瓦房在炫耀中傾塌了。

轟隆隆——

在他心裡貫臨了末日的悲哀，放鬆繩繮，馬朝西邊潰下去。

『完了，一切完了，』聲音在他心裡叫。

鋼風擊打他的頭，獨眼龍聽到四東家的叫聲，轉身，把他的頭用毯子蓋上，然後習慣的把馬打了兩鞭子，爬犁便飛着接上前邊的爬犁。

他從霜花浸黏着的狗皮帽子的疏孔中望望天，天上一片黑暗；接連着大地上的江面。他什麼也不想，抱着鞭子，回頭望見沈睡中的四東家，小安，小鳳，他把自己披着的皮襖給兩個孩子蓋上，心安靜的，被爬犁載着。

三

老七哼哼着一首哀涼的外國歌，從前邊的爬犁傳過來，獨眼龍也哼唱着：

「姐姐約！房中約！

打牙牌呀啊！

天牌地牌奴不愛呀！

偏愛人牌樓在懷呀！

噯呀噯呀噯！

偏愛人牌樓在懷呀！……」

爬犁走上陌生的荒路，漫草，丘崗，凹塘，獨眼龍這一個沒有音節的調子也響過丘崗，凹塘，漫草和荒路。

第四天晌午，太陽光漫過楊家窩棚的地邊的時候，老六在前面喊，順風颳進每個人的耳朵：

「夥計們！加一鞭子，就到窩棚啦！」

獨眼龍搖了兩個鞭子花，爬犁從最後面穿到前面，楊四爺被震盪的頭像劈裂了似的，他不能忍受的扯一下獨眼龍的棉襖：

「李龍（獨眼龍的本名）他媽的，怎末那麼高興啊！」

獨眼龍笑嘻嘻地轉過頭，瞟了四東家一眼：

「四東家！你喜歡我的「打牙牌」麼！」

「不，我問你，你爲什麼這麼高興！」

「四東家，我總是這麼高興哪！」

「還是不要高興吧！哦！哦！」

「四東家，我一帶上槍就高興，十幾年就這樣，小時候在東山裡打圍，追着漫山跑的兔子，不浪費一棵槍子，要打住一條兔子，打住兔子，就不知道多末高興啦！」

小安和小鳳也感染的笑着。

楊四爺拍着獨眼龍的肩膀：

「我就喜歡你這樣好小子！」

獨眼龍驚喜的搖起鞭子，一眼瞧見老五和老六的馬並轡跑得老遠，他也越發的興奮的在空中搖了幾
個鞭子花，乾脆的發聲「咣」「咣」的支哨，三匹騾子翹起尾巴；轆馬豎起尖耳朵，彷彿偏愛那皮哨
似的回頭回腦的奔拽着。

小安在爬竿上噪叫：

「好，獨眼龍，快呀！趕上六叔的馬呀！」

獨眼龍微笑的再捲起一個鞭子花，爬竿便緊跟上老五的馬臀了。

楊四爺忍受着一陣一陣動盪的痛苦，他沒有勇氣打消李龍的高興，却想要對他說些什麼，終於無力的搖了一下頭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五架爬犁穿過黑土門。

這隊伍靜止在圍牆裡面了。

一陣慌悚的几拉脚跑近獨眼龍的爬犁：

『四東……家，你辛辛苦苦，辛辛苦苦！』

楊四爺走下爬犁，向地戶王大結巴點頭，勉強笑了一笑。

『李龍，你還是……』

獨眼龍一聽那斷斷續續的從聲帶擠出來的聲音，就知道是久違的賭友王大結巴，兩個人緊緊地握手，哈氣粘結在一塊了，兩個人會心的笑着，臉上似乎說：『今年還得幹一場子！』

走進大伙房，熱骨嫩的，一股夏天豬圈的氣味冲上鼻管。

王大結巴兩手失措的對楊四爺說：

『先暖和……下，等等等，收拾好，再過過北屋去！』

王大結巴老婆領大姑娘小雲和兒媳婦跑去裝菸倒水。

大伙房搗了四盆火。

楊四爺和家族圍烤在炕頭上，他看見小雲，對王結巴說：

「這孩子長的真快，這麼高啦！」

小雲害羞的躲出去了。

兀拉幫幫硬，在炕底下流着污水，凍硬的身子一時不能復原，四天的疲備漸漸溫暖克復着，媳婦和孩子在炕上倒躺着暖手脚。

每人喝過兩碗豆腐漿，體溫才開始上升，凍澀的血管重新開始流動，恢復微紅的顏色。

老七媳婦深深歎口氣，心裡有一種委曲，一種近似難過又似怨恨的撇了老七一眼。

「我嫁給你，真够受罪！」

紅的眼圈被老七瞧見，同情似的：

「該，該，誰叫你嫁給我！」說着湊近老婆跟前，「你看眼圈都紅了！」

一種不可言說的哀涼從獨眼龍的心底升起，他想起自己的一枝花，每一次歇工日子回家，媽也常常

說：『我嫁給你真够受罪！』越生氣的獨坐在炕上，『該，該，誰叫你嫁給我！』視熱的湊近老婆跟前，摸着老婆手，兩個人於是……

媳婦是楊四東家拉幫送妥的。

『給一枝花做你底老婆，再相宜也沒……啦！』

四東家有一天找獨眼龍到上屋。

『她已經和嗎啡鬼孫才打扒刀，我看，非你這樣胳膊粗力氣大的小夥子收攏她不可，李龍，怎麼樣，你願意，我成全你！』

獨眼龍五體投地的感激着四東家，去年春天，一枝花做了他的老婆，同時帶來女兒帶小，他有家了，他不知道怎樣感激楊家，給他這「恩重如山」的恩惠。

四東家常常叫他送柴送米，送了兩年，兩年間他敢對天起誓，如果楊家允許，他情願給楊家當一輩子護勇。腫腫正和王結巴談今年年景的四東家，他又高興的緊緊鼻，一個人跑到園子外面，繞了兩個圈，走過馬棚，草料，糧垛，這北荒的楊家窩棚的場院，他對於楊家的資產摸不清有多少，他心裡摸不定是一種喜悅抑是一種驕傲。

走回來，他騎到北屋的王大結巴正在囑咐兒子媳婦：

「黃，扣小雞，捉肥的，煮……梗米飯……」

獨眼龍噙了一口水涎，四天來在荒野的冷店房打尖，嚼乾巴餅，豆芽菜湯，現在，黃扣小雞，他捋一下沒有鬚鬚的嘴巴。

黑鴉鴉的坐了四棹。

王結巴陪着四東家，一邊喝一邊談：

「四東家，明年人多啦，真不妨妨妨大膽多開幾幾方荒。」

楊四爺呷口酒：

「我也那麼想，可是，我這一次離開楊甸子，決意不再回去啦。」

王結巴吃了一驚，又給楊四爺斟了一盅：

「四東家，明年自然還還還是讓我種種的！」

「我也那麼想，他媽的小白龍亮了我的家，怎麼他媽的回去，你說！」

王結巴沒有話，搔了搔頭皮，心上放了一個蠟子，他不敢動，他知道早晚是要發人的。

『好，好，四東家，咱們也不不是一天半天啦，子一輩父一輩的，誇你，怎樣？』——結巴還不是沾東家的光活着，哈哈！』

笑了兩聲的王結巴又斟了一盞。

就這樣，楊家的家族在北荒過了個短冬，王結巴的家族恐怖的時候了一個短冬。

四

北荒的正月。

王結巴的西廂四間大伙房擠滿了人。

『來呀！李龍，押！』

王結巴推牌九，小二虎，劉老禿疽，汪大辯子，全二楞，獨眼龍，楊老五，老六也在內。

『粗，粗，粗大肥胖！』

王結巴兩張牌落地。

『天杠！』

初末門的水子（註）一骨腦收進莊家，獨眼龍走近前看看莊家的牌，又看看自己的兩石穀子，心涼

了一半，爲什麼要押兩石的大注呢！自己的牌是么鵝，一張沒有希望的么鵝。

旁邊的老五插嘴：

『么鵝投火，完啦完啦！』

獨眼龍搖了搖頭，一狠心，全身的骨骼都使上力氣。

『么一么，么一么吃切糕，斷斷斷！』

王大結巴也笑嘻嘻地糊着臉：

『李龍，害不斷子，絕絕絕孫啊。』

獨眼龍兩眼驚喜的將牌一摔：

『你小子才斷子絕孫呢，王結巴，你瞧，老龍就能壓你這頭龍。』

王結巴楞了，一對鵝，是真的。

獨眼龍嘿嘿兩聲，環顧左右，又嘿嘿兩聲。

打春，獨眼龍贏了三十七個子，十石元豆，王結巴也贏了四十七個子，十石元豆，老五輸的

註 賭錢時表示錢數的器具

多，小份子糧輸光了李二楞，小二虎，劉老彥痘，汪大辯子每人輸了一兩石。

小二虎領頭嚷，李二楞幫腔：

「他媽拉的，叫結巴龜抵啦！」

「叫瞎龍吞啦！」

「不用美，多麼再幹一場！」

劉老彥痘向獨眼龍拋擲，照他那勝利的驕傲的模樣，大夥嘲笑的閉上一個眼睛，睜着一個眼睛嚷：

「看，看，我一個眼！」

獨眼龍剛要發脾氣，楊四東家拍着他的肩膀。

「李龍，你媳婦知道你瘋了這麼多，會對你更親熱了吧！」

獨眼龍驕傲的笑了笑，這笑倒嚴肅了楊四爺的面孔：

「你還是回家看看去！」

「回家？」

「我讓你歇半個月的工，北荒也消停了，回到甸子好好打聽打聽，燒的怎麼樣，並且要種地啦，能

種不能種！」

獨眼龍滿心孔塞住了花朵。

「四東家，那怎麼好呢？」

「他媽客氣什麼，一個人寂寞，若不，和小二虎一塊去！」

「四東家，你真的讓我回家？」

「那還說瞎話嗎！他媽的！」

不知說什麼好啦，獨眼龍給楊四東家作拜打躬。

許多夥計圍住獨眼龍，欽慕着。

小二虎和他高驕，問他：

「我們明天一定走嗎？」

「那還說瞎話嗎？他媽的。」

學着四東家的口氣，向小二虎狠狠地瞥了一眼，如義士赴刑似的差住小二虎，兩個人跑進馬棚。選了一架爬犁，三匹硬實的牲口。

王大結巴給獨眼龍灌三十石穀子，幾箇伙伴給擔到視竿上。

半夜。

楊四東家從北屋走到大院前，再望獨眼龍，他黑暗中睜開眼睛，看見四東家，便滿臉黏汗的跑過來。

楊四爺悄悄囑咐他：

「記住，你先到場院看看的怎麼樣，到土屋，看看房子塌燬的怎麼樣，記住，舊夥計們願意到北荒來的，可以隨你一同來，還有，你到上屋看看地窖被人家挖了沒有，不，你還是先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再說吧！」

「四東家，我記住了，」

「也不妨給老婆孩子帶北荒來，北荒也好過，倘若老婆有什麼差錯，想！你就趕快回來，我再想法子給你娶一個娶一個。」

獨眼龍吞吞吐吐地應答着。

「是，我記住了，我記住，一定記住。」

楊四爺正經的皺一下眉頭：

『謠傳說小白龍害了許多人，若是真的，你千萬別逗留趕快回來！』

『是，若是真的，我不到半月就回來，家有什麼住頭，怎能趕上東家這呢！』

『好，你再睡一覺吧！』

楊四爺走回自己屋裡，一個人睡下，他覺得腦袋似乎減去了一個巨大的重壓，他覺得應該重新作人，而且應當重新補綴上破碎的家業，在北荒，應當做一個高貴的夢，一個像韓邊外那樣的人物，他想着，忽然一枝花那一雙伶俐的眸子爬在牆上，血紅，血紅的貼上他的臉，刺痛的他用手去搖擺，去躲避，兩個鼓壯的臭蟲抹在他的手上了，他想到邱團董和馬瞎子。「我爲什麼還去想他那些！」閉上眼睛企圖得到一刻寧靜，不久，邱團董的胖臉，馬瞎子的高顴骨，帶小的兩條張開的胳膊，兩隻瞪着的小眼睛，一個減去一個出現的纏着他，怎麼辦呢！莫非真有鬼。

『鬼，鬼，鬼！』

他驚叫着，隔壁的老五六都被這叫聲驚醒了。

小風跑過來的時候，他已竟坐在炕上，面向東南，拱手闔目，嘴裡叨唸：

『大慈大悲的觀音大士，玉皇土地，保佑我的性命，替信徒驅鬼，打鬼，大慈大悲的觀音大士，阿彌陀佛』

『爸爸，你怎麼了！』

小鳳站在地當心小聲問。

『大慈大悲！……』

他沒有聽到，悄悄睡下，不久又坐起來，又睡下，小鳳担心的走出北屋。

天亮，獨眼龍，小二虎的爬犁爬出土大門以後，楊四東家忽然想起「賄賂」的手段，他急忙騎上那匹青栗馬，趕上爬犁，告訴獨眼龍：

『回來時，千萬千萬帶兩匹燒紙來！』

『記住了，四東家！』

他望獨眼龍興奮的趕着爬犁爬下去，一直到爬沒有影。他緊扣住繩，掠過這一片無垠的漫甸，這一片記載在楊家領據內的荒野，他仰天狂笑！

『我們是不會完結的，你看，這一片！』

在他心裡熾起劇烈的創造的貪慾。

『今年多開兩方，明年多開兩方……』

他道鬼着，眼前的荒甸變成阡陌，長滿青青綠綠的莊稼……許許多多男人女人。

楊家窩棚，偉大的楊家窩棚的場圃。

他微笑，他自信着自己的創作力，他高歌的仰望着晴空裏的女人。沒有女人的生活，是寂寞的。他想到最先要獵取一個年青的女人，王德巴的大姑姨小雲在他眼前搖晃。

青栗馬轉回土圈子，他繼續着這一個夢，他終日彷彿行在夢裡。

北荒的鵬風挾着春的溫暖，增高了他夢裡的貪慾。

一個豐腴清秀的臉在他眼前，特大特大，他張開胳膊擁抱擁住一個輕盈的肉體，這一夜，他出了一身冷汗，他抱住的不是小雲，是死鬼一枝花，他每天被一枝花擁抱着。

『你想小雲，你忘掉我！』

一枝花打他的嘴巴。

他打完自己的嘴巴，他道鬼着，這簡直是一個噩夢。一個奇怪的毀壞他的創造力的毒藥，他恨它。

了，又一個念頭響在心上。

『我續弦！我不能再玩弄獨眼龍了！』他內心打着仗。

『續的什麼弦呢！』彷彿兄弟們不滿意：『小安快娶媳婦，小鳳快嫁人家，有男有女，續的什麼弦呢？』

他耳旁響着許多聲音，黑天清，暗天暗的，許多臉，許多音，許多手指頭敲着他，指着他講着他，他不能轉身。過去的事重回到來，恍在眼前：自己的重謀，一枝花和嗎啡鬼孫才打扒刀，把獨眼龍裝在罐子裡，一年二年，一個不大短的時間過去了，一枝花在自己的手裡。

『痛快，四爺，我挺不了，快快給我一下！』

一枝花的一雙媚人的眼睛臨死誘惑去一排播彈。

三條屍身橫在眼前，他打了一個寒噤。

『假如獨眼龍已經知道四東家殺死他的老婆，他要復仇吧！』他又打了一個寒噤，渾身宛如赴刑似的惶恐戰慄着，他於是沉入在一個嶄新的深淵，他想獨眼龍那樣打兔子的好炮手，一粒子彈能穿透他的腦袋，他對於獨眼龍的回轉，滋長了一般深厚的恐怖。

恐怖，恐怖，……：

這恐怖現實浸着他，這恐怖，戰敗了他底桃色亢進的貪慾，這恐怖是幾萬條小蛇，爬過他全身的每一條微細的血管，蠕動，蠕動，蠕動，蠕動，恐怖的暗影跟在他的前後左右，一直到一隻恐怖的大手膠住他的眼睛，眼前一片漆黑，混沌無色無光……：

從那天起他，他神態遊離，他似乎瘋狂了。

老五老六老七圍着四哥。

他常常扯住老七不放。

『老七，你寫，你寫，你寫呀！』

老七便磨墨泡筆坐在四哥跟前，眦着笑變的可笑的痴態。

『你寫，我供你唸了大學，你怎麼不會寫呀！你寫呀！』

『我寫，四哥，你說呀！』

許多人在窗外竊聽，楊家的家族，王家的家族，夥計們小風痛苦的躲在人們背後暗自哭泣着。

『你寫，楊四爺罪惡記，你寫呀，你寫，獨眼龍的老婆一枝花，那迷人精呀，迷住了楊四爺，哈哈

哈！」

一頭碰過去，砸在老五的懷裡。

「這是怎麼回事啊，四東家和一枝花！」

王大結巴問着。

「聽着，別聲息！」

誰回答他，門外也屏息着許多人。

楊四爺從老五身上爬起來，搖恍腦袋，頭筋繃得高。

「我供你唸完了大學，白供你啦，哥哥叫你寫，你倒寫呀！」

老七隨便在紙上畫了幾個圈。

「你寫，楊四爺鼓詞吧！聽明白嗎？鼓詞，小孩也會唱的鼓詞，莊稼人也會唱的鼓詞。」

一陣秋風一陣涼啊——

「你寫呀！你倒寫呀！」

楊四爺一眼瞧見窗戶鏡外的小雲，他樂了。

『哈哈哈哈哈……』

他驕傲地跳上炕，捕向窗外的小雲，誰也沒有留住他，他一猛勁從玻璃鑽出去，彷彿鑽獨眼龍家的後窗，倒栽葱的跌到窗外。

他終於沒有爬起來。

他死了。

五

在埋葬楊四爺那天的黃昏。

天特別靜穆，陰沉，重壓着每一個人的心，北荒的楊家窩棚宛如失掉了心臟，只剩下一堆骨骼的龐大的獸，蹲在薄暗的暮靄裡。

獨眼龍一個人單身走進士大門，低頭，蹣跚地走着。

汪大辯子第一個發現是他，痞疇的嗓子喊：

『獨眼龍回來啦！』

獨眼龍抬起頭，又低下去坐在大房伙房山的青石板上，哭哭啼啼號。

「嗚嗚嗚。」

許多人從屋裡跑出來，三層兩層圍着他。

半天，獨眼龍住了啼哭，抬起頭，環顧大夥拋給他的驚奇的臉色，又啼哭了。

老五掩着狐狸皮襖，從領子裡伸出頭來：

「別他媽的靈哭，你怎麼一個人回來啦」

揉搓揉搓睛，站起來。

「爬到半路被劫去了，小二虎叫柳子裏拉去了」

李二楞，汪大瓣子害怕的問道：

「你怎麼衝出來的？」

「我得謝天謝地，我衝出來了！可是我走了半個月多」

小鳳知道獨眼龍是渴的，她端兩碗茶遞給他：

「喝吧，你一定渴的很」

盯住小鳳小臉，他感謝的對大夥說：

『我媳婦孩子被人害死了，我全家變成一座坟，一座坟』

抬頭，他想從他們東家們臉上尋到安慰，但，不能，他分析每個人的臉色，那些自私的漠不關心的態度，他測量那些人的心理，那種既非憤怒又非哀求的感清撕擰着他。

劉老疙疸怒氣沖沖地握着拳頭：

『被人害死了』

『哼，在小白龍進屯的時候，就死了，邱團董死了，馬文贖死了，都死了！』
老七帶上近視鏡，湊近獨眼龍；

『小白龍真利害呀！邱團董也死了！』

老五搖着他的肩膀。

『怎麼樣？亮的怎麼樣？』

『都完了。』

『夥計們呢？』

『被裹進去啦。』

老七媳婦擔心的繃眉頭。

『我到我的屋去看了沒有？』

『我統統去了，四東家，五東家，六東家，七東家，我統統看過的，片瓦無存，什麼也看不見，你的屋在那裏？』

七媳婦悄聲的哭了，拉了老七一下：

『怎辦吧？我們那些書？』

老七哼一聲，伏在媳婦耳朵上：

『在這北荒，書有什麼用，儂孩子，你聽着吧，李龍給你講一篇很好的故事呀？』
獨眼龍驚異的再看一遍周圍的人：

『……四東家呢？』

王結巴沒有說出來，老六告訴他：

『四東家——死了，今天埋在南崗上。』

『死了？』

「死了？」

『四東家死了，四東家死了』

他看着每一個伙伴，他把牙齒「沙沙」作響，跌坐在石塊上。

『完結，一切都完結。』

老五扭住獨眼龍的脖子：

『你到底是怎麼樣的你到底是怎麼樣？』

長吁了一口氣，經過一個長的時間，從他的牙齒中重噴到，「沙沙」的音響，終於他忘記了扮演的情節，他摸一下身邊的傢伙，轉開眾人，瘋狂的向南崗跑去。

天拉長暗幕，圍住楊家窩棚的人們，誰都知道獨眼龍的身上所負着的過重的負擔呢？

午夜。

一鈞新月昇到中天，月光充溢在草原的各處。

一條無家狗似的，他才才的踏着月色走回來。

燃起大伙房的煤油燈，他從行李捲掏出那副天九牌，

「喂，來呀！成上，成上！」

東炕西炕的伙伴們都嘈醒了，汪大瓣子，李二楞，劉老疙疸，王大結巴，五東家六東家都來了。

「今天開鍋，我存的糧不要了，誰贏給誰吃！」

獨眼龍蹲在炕裡，炕特別熱，人們圍成一口井，燈掛在當心，宛如一隻柳罐。

他沒心看牌，他失去拚命叫喊的勇氣，在他的面前滑過去許多恥辱，憤怒……他極力想求鎮靜，他想闕，以他個人闕這群圍在他前後左右的人。

「畢十！」

水子只剩一石穀子了，他洗最後一把牌，

「誰拉，一石？」

老五搶先應聲：

「我拉牛。」

「好，」

老五的一石被獨眼龍拉過來。

老五火拉。

『我害拉牛。』

『好。』

老五的兩石穀子又拉過來。

楊家的家族們都來了。

『我害拉牛。』

『好。』

老五拉了多少把記不清楚，五方了地輸給獨眼龍。

老六老七都火了，媳婦孩子們恐慌的從旁的屋子鑽過來全屋嚷叫：

『這牌有鬼。』

『有鬼。』

老五叫小鳳把從四哥身上搜下來的官照和領據拿作，小鳳慌慌張張地交給五叔。

『拉牛。』老五精神十足的『這一回我洗牌。』

全伙房以外的人們都屏息着呼吸，老六老七瞪直了眼睛誰都知道，這是一場決鬪。老五用手心緊握住兩張牌，他心裡禱告着，「四哥有靈楊家的家業就在這兩顆牌裡了。」
家。

『我壓你的點。』

獨眼龍放下牌，緊緊鼻。

『天亮！』

楊家的家族，幾十顆眼睛叫：

『斷斷，粗粗……』

九點配上一張地么，「地九一根棍」，兩張牌從老五的手中滑下去，一家人都蒼白着顏色，老五把拾方菜地的領據拋給獨眼龍。

『好小子，算你贏了。』

『嘿嘿！』

獨眼龍看那一堆爛紙笑，冷笑的脛着王結巴一些人：『諸位，從今以後，我是你們的東家了，我還

少一門東家奶奶呀，誰來，贏了給他，輸了做我的老婆。」

洗好牌，他溜過所有在場的女人，他盯住小鳳，死盯盯地一隻眼睛盯着小鳳的臉，比一枝花還嫩脆的多。

小鳳是一頭熱鍋上的螞蟻，心裡轉來轉去，他想到爸爸的死，家宅的遭難，如今，藏在祖母梳粧盒裡的，由爸爸縫在襯衣兜裡的楊家幾代的寶藏，輕輕落在獨眼龍手裡……他的心一橫，不顧一切的擠過衆人。

「好，我們兩副一把。」

全伙房的人都靜了，衝動一下，又死寂的靜下來，

獨眼龍沉沉的擲出骰子，在這一剎那，北荒楊家窩棚整個翻轉的一個大變動的一剎那，燈也特別發亮，人都伸長脖子，瞪大眼睛，心跳，筋肉顫動，把汗在每個人的手心握着。

分開牌，小鳳掀開自己的兩張手，沉重的壓住牌，她無言的看着獨眼龍不自然冷笑。

莊家把手裡牌又一捧，一張大天，一張金瓶，

「天亮。又是天亮。」

小鳳笑着的眼睛漸漸閉上，身子向前一俯，頭貼上炕席了，五媳婦跑過來扶住她，
『怎麼的了小鳳？小鳳？』

小安的手指撥住八音子的槍栓。

獨眼龍整窗外白色的窗簾，狂喜的喊着：

『天大概是亮了吧。』

一聲槍響，沒有扭過頭來的獨眼龍倒在炕上了。

嘩……嘩……嘩……

從圍子外面兜進來幾排槍。

槍聲一陣密球，一片狂亂，彷彿三十晚上，北岡的楊家窩棚響起了接神似的炮仗。

在亢嘯的呼聲裡，小二虎領頭衝進大伙房。

衝呀衝的，這伸到天邊去的大地，在朝陽下冒着熱氣的結束了一個不必要的結束。

猪

貼近鐵道的勞務所被夜車震動發顫。

最末一次夜車開近炭廠，大地上便起了一種遲鈍而且輕軟的騷動，鐵道東誰家碾房的毛驢叫着沙啞的聲音，接二連三的是獅群亂哄哄地在欄柵裡「啞啞」的鳴叫，似乎正在貪戀的好夢被撞碎了似的。

值宿員予旭東用乾枯的手掌揉搓着爛紅的眼邊，眼睛從淤塞在眼睛裡的黏液中睜開來。壁上的圓表是三時五十分，他感到一陣寒冷，倦怠，生命彷彿是一隻失了舵的船，他急忙的把防空罩放下，讓燈不透一點光，悄悄走出勞務所。

外面黑漆漆的，上弦月掛在西南角上，只到了幾棵較大的星星鑲在天板上，天板就像一張，用橡皮擦了又擦的畫圖紙。

他走過一條溝，溝裡靜靜地流着污黑的臭水從洗煤場裏滲進到工人宿舍，穿過鐵道的水洞淌進黃泥河裡去。

他站在被臭水染黑了泥土的鐵崖上，石造的工人舍，一排一排的臥在他的對面，距離對面有兩三、四個一個鑲在石壁上，就像兩面鏡子的鏡口，予旭東是有着極新感覺的。

有人朝他小便着，那人看見他，急促地提着褲子跑回去接着，一隻窗口的燈光熄滅了。

他悄悄地沿着石壁走去，佇立在剛才消滅了燈火的窗後，新糊的窗紙發散出一股酸漿糊的氣味。屏息住他底呼吸，一條警犬似的豎起了他底耳朵。

從窗裡傳出來微弱的女人的聲音。

「你走吧！他看見了你，一定要來擠你的——你呀你的心在跳！」

「我正在想，今天不能被他擠去，腰裡剩的兩塊錢是我的路費呀！」

于旭東听出那男人是諱名叫楞頭青的挖煤工，女的是他同鄉張維周的老婆，他很早就看出楞頭青不穩當，「好小子，你想跑！」他轉過前面，急驟的敲張家的板門。

坑稍上一排五個孩子裡三個小的被這敲門聲震醒了，咧着嘴哭叫起來，坑頭，楞頭青假在牆角，張維周的老婆緊貼着他。

「怎麼辦？女人焦急的望着男的臉。男的沒有聲音。」

「若是被他聽去了你的話，那就壞了！」

楞頭青猶豫地從腰裡掏出僅有的財產。

「拿去！」

女人穿好了衣服，習慣的把錢捲成一個筒，從門縫遞出來！

——小意思，您買蠟抽！

于旭東接過錢，想了想，把聲音放的很低，對門裡的人沉重的命令着。

——若是跑了人我就和你算帳！

勝利的搖動着身子，離開張維周的家，他想再抓一夥賭棍，交交差完成他底值宿的任務。

一排兩排三排，他走過三排房子，每個窗戶都嗅到了，什麼動靜也沒有，他失望的望着漸漸發白的天空，一種虛漠之感襲擊着他，當他準備轉回身去的時候，楞頭青從身後跑過來，他拿着一柄劈拌斧，緊接着趕在後面的是張維周的女人，她底小紅上衣敞露着她的胸脯，

于旭東攔住楞頭青的走路。

——站住！

楞頭青的斧頭朝他劈下來，女人嚇得摀住臉，混身震撼了一下。

斧頭被石壁碰回來，掉落在地上，于旭東翻身拖住楞頭青的褲當，兩個人撕打着，滾着，大相撲似

騎在人身上的楞頭青翻着那人的腰袋。

——拿我的錢來！

于旭東底，乾枯的手指顫抖的從腰袋裡掏出錢。他底乾魚眼睛眨了眨。

——好啦！錢拿去就得啦！

——小雜種，今天饒了你。

楞頭青站起來，走去了，走遠了。于旭東像一隻死狗似的軟癱在煤屑路上，從他底喉嚨流出一句：

——你媽的，明天見！

沒有人理會他，天濛濛亮的時候，他才勉強挺起腰來他被一個偷班的工人扶回勞務所，

楞頭青在未換班以前，卷戀地辭別了和他相處半年的女人。

早上，九點鐘，張維周的老婆正在悲悲切切嘸叨着自己命苦的時候，被鑛衛扯到勞務所。

滿臉鬚鬚的主任敲了一下桌子，向他：

——楞頭青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

——他和你有什麼關係？

——我的鄉親。也是我男人的鄉親。

——昨天晚上你們在一塊做什麼？

——做什麼？

女人的蒼白臉漲紅了。他感道兩頰發燒的低下頭。

主任的嘴一咧。似乎是笑。又不像笑。是一種近乎揶揄的表情。

——痛快說！

——我說什麼，老爺！我們的生活像豬一樣。

——女人的聲調裡摻攪着淚。臉又轉成蒼白的了。嘴噙動着彷彿還有着很長很多的話，噎住了沒有

說得出。

主任向着旁邊滿臉纏着綳帶的于旭東，他沒有清楚她的答話。

于旭東解釋着。

——她說她是豬。

——豬？——主任想起浸在泥塘裡的骯髒的動物開心的笑了。「——楞頭青是一個野豬。你是一個母豬！」

許多人都開心的笑了。

于旭東光輝的轉着乾魚眼睛。把主任的話用沉重的吃力的語調重復了一遍！

——你快去把楞頭青找回來，若是放跑了牠。就把你送進豬圈去！

女人從勞務所走回家，許多隣居悄悄地望着她。她舐着凝結的唇，可憐的理着披散的髮縷坐在坑沿上。五個孩子光着屁股圍住她。最小的一個伸摸着她的乳房，吮吸着。她撫摸孩子的頭髮。真的像一隻沉入無底的泥沼的豬。她在迷惘的看着孩子歎息了！

——這麼一大群崽子呵！

——媽媽，爸爸還不回來呀！

較大的孩子這樣叫着。

她騙着孩子們：

——都去，去，躡進被窩去，睡覺呀！

孩子們躺在炕上，她把被蓋在孩子身上，用殘餘的飯票從賣店換來一捲煎餅。

——吃吧！從今天吃一頓！

她等着夜班回來的男人。太陽小晌午了，張維周還沒回來。

——一定是礦上出了岔！

她焦燥地走出家。她想張維周一定知道昨夜的事，他恨不得把半年來和楞頭青的關係一骨腦地對丈夫傾吐出來。求他原諒。他會原諒她的。

在路上。那個常常給坑內送飯的有着活嘴唇的孩子在她身後大聲叫着：

——張大嫂！張大哥和楞頭青一塊走啦！

她鎮靜了思念的站在孩的面前。

——一塊走啦？是說一塊死啦！

在她臉上尋到一種驚恐和懷疑的顏色。

——今早上，換班的時候我剛一過鐵道就碰見楞頭青和張大哥我一直看他們倆渡過黃泥河。

——真的？

——可不是真的，張大壽求我告訴你：好好養活孩子，等着他們通信來，若是養活不了拋掉孩子，也好！

——拋掉孩子也好！

她咀嚼着這句話，搖着頭。

——他們到底上哪去了呢？

——沒有說，看情形兩個人很歡喜的。

她慢慢踱回來，晌午歪的太陽晒在她的頭上在鐵道旁的土崖下面，一隻瘦骨稜稜地豬和幾隻皮球似的豬，牠們正在用鼻頭掘泥土，嗅着散落的從車上拋下來的這些發霉的食物。間斷地從牠們的鼻頭哼出「哽哽」的似乎呼喚的聲音。

一輛混合列車從黃泥河的鐵道橋上駛過來，車輪從她眼前經過，這一眨眼之間，看見四隻向她搖動的手，她的眼睛急忙跟過去，車遠了，只剩下載煤的貨車。

他想着這兩隻走出圍的豬……，自己不知道怎樣哭一下才好，她把雙手合抱在胸前，連禱告的話也

找不着相宜的了。

晚上第二班工人下坑去以後。

于旭東從鐵道東的私煙館出來走進勞務所，他混身起一陣濃膩的慾念，他的眼前浮現出兩個人——楞頭青和才着紅襯衫的張維周的老婆，

揉了揉爛紅的眼邊看看壁上的表「七點五十分」，正是張維周下坑，他把防空燈罩放下，悄悄走出勞務所，穿過臭水溝，躡進張維周的家。

外面黑漆漆的陰天，一裸星也沒有，天是一塊青石板，彷彿是剛才打好底的草稿，有什麼風景畫出來是不知道的。

峽

谷

一年夏天，我住在鄉下的時候，碰見一個喜歡講故事的人。

他孤寂地住在長滿落葉松的峽谷，太陽永遠望不見的地方。在他底很粗陋的窩棚的附近，有一小塊園圃，植着草藥和馬鈴薯，還有各種各樣的花。那些白花大葉的鳳尾蘭正開得燦爛火熾的一天，我和他認識了。

「你爲什麼一個人住在這裡呢？」我奇異的問他，「你種了這些東西做什麼？」

「全是爲我自己！」他祇是說了這樣簡單的答話，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扶起那些被踏倒下去的藥草，似乎每一棵藥草都塗抹着他底心血。

我木然的，慚愧的望着他，原來，我是和我的小伙伴们到淺谿去沐浴的，歸途因爲貪採一點野花，茫然的走迷了山路；才誤踏他底園圃，我是曾經踐踏過他園地的人，他並沒有責難我，我底慚愧的心情是當然有的。

「勿論什麼人，他所作的事情，完全是爲了他自己。勿論什麼人，總是想要自己活得好一點，舒服一點，快樂一點」。他是自己在那裡獨語，似乎不是對我的；而是講述着他底哲學，我對於他底答話並不滿足，却迷惑於他底言語魔術中了。

我仍在木然的站着，奇怪的望着他，他是一個不到四十歲的人，他底臉狹窄得彷彿是破擠扁了的花生米，在凸出的顴骨下面長有一棵褐色的痣，他底嘴角常是顫動着，象是患過癩癩病的，在相等的時間距離中，那棵褐痣也跟着常常地跳動，他上衣是肥大的土布小褂，敞着扣紐，很潤大的露出他底胸廓，脚上却穿一雙草鞋，走起路拖着。他這個人看來也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他並沒有理會我這個陌生人，獨自提着木桶到谿谷去汲水了，我便潛入他底家，我像一個探險者，躡脚走進去，象一個赴仙窟益寶的王子，恐懼地拉開那隻沉重的板門。

這屋裡所有的全顯露在眼前，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珠寶，有的是粗獷的牆壁，狹隘的土坑，一張拙笨的木工所製的小桌和一張幾乎磨光的牛皮在土坑上鋪着。

我很失望的坐在豹皮上，我想他這窩棚裡應當有一架香爐，一尊銅佛，一卷經典，然而却沒有，我想住在這峽谷裡，一桿獵槍也是應該有的，然而却沒有。

外面傳來他的脚步声，他提了一桶谿水回來，他習慣的掏着糯米，用谿水煮着粥，我從那小窗口的牽牛花的隙空裡望着他的背影，我很怕他走進屋來；他終於來了。

「剛才很對不起！」我低下頭去說。

他善良的望着我，我順便把那一束山花放在他底小木桌上。

「我想把這些花送給你！」我說。「請原諒我剛才的過失。」

「孩子！不要記起剛才的事，剛才的事已過去了！」

他是真的有着濶大胸襟的人，他原恕了我，而且用他底手摸着我的底花和我底頭頂。

「來呀！我們一塊燒飯呀！」他親切的說。

我和他一塊出去，蹲坐在用石塊搭就的爐灶旁邊，望着烘火。火在我們之間燃燒起來。

我向灶裡投着山柴，很快的便聽見宛如骨頭爆裂的響聲。

「你喜歡聽盜火者的故事嗎？」很久以後，他突然問我。

「我喜歡！」

「我可以講給你聽！」

他底褐痣跳動了一下，嘴角便張開了。

我們一面觀着火，聽着火的吼叫，一面聽講着火的故事，這故事一直講到喝完了粥，天快黃昏，那盜火者被自私者迫害的時候，他便停住了。

我當時的全部神經都繃起來，我聽到那自私的有力者命令長翼的鷲鷹啄食盜火者的心肝，用鐵鍊細綁着盜火者的週身，更用箭射盜火人的濶胸，我就覺得我底心肝被那長翼的鷲鷹啄食了似的痛苦，我底週心也被那殘酷的鐵鍊細住，我底胸部被毒箭射穿，我是怎樣感動啊！盜火給人類的殉教者！

「後來呢？」我追索地問着。

「你想後來怎樣呢？」

「我想不出，我想後來人類便有了火，」我揣度的說。

「明天我再講給你吧！天已竟黑了，你可以回去了。」

我就彷彿負着很沉重的載，離開他，又彷彿遭到人生的奚落，依着他的指示，走回親戚的家。

夜裡，我躺在大伙房的坑稍上，我底那些小伙半全睡熟了，疲倦的長工們也睡了，只剩我一個人痴望着窗外的夜空，那個人所講的故事在我底心裏重復的演了一遍，剛一闔眼，便看見那勇敢的盜火的麥影朝我招呼，一直到三星歪下去，我還沒有入睡，我宛如中了他的魔術。

對於這個住在峽谷的人的話，我感到異樣的可愛，在我底灰色的家鄉，尤其當我底幼小的靈魂感到枯渴的時候。

第二天吃完早飯，我並沒有通知我底伙伴，又跑到峽谷的園圃去了。

他便繼續地給我講着昨天的故事，在那一個夏天，我在他那裡聽來許多詭奇的故事，那些在城裡也不常聽到的有趣的故事，偉大瑰麗的故事。

我常常從他那兒聽來，便販給我的幾個小伙伴，我們有時坐在草地上，我的伙伴把羊和豬也放在草地上，我便把那些幸福的王子，夢幻家，十二個跳舞的公主，散沙老人，金河的國王……拉雜的講給他們。

一天，是一個落着雨的午後，我披着蓑衣從家裡去出，踏着泥濘的山路去訪這位住在峽谷的散沙老人，因為明天我就要離去鄉下。

我向他說出我要離開他的話，他很孤寂的說：

「你走吧！我是留不住你的，我的故事有一天是要講完的。」

「不能，你不會講完的，明年夏天，我還要來！」我急促的截斷了他的話。

「不，有一天是要講完的。」他歎息的說：「人有一天也是要死去的！」

他似乎很傷感，冥想著儘在冥想著，窗外的雨漸漸地施虐了，我們望着那斜飛的絲，在我們之間織

成了一片沉默的網。

我知道藏在他的心底下，還有許多不能講出來的故事，他是一座龐大的鑛山，我想，我應該掘發出來。

「我請你再講一個故事給我！」我試探着掘第一鉞。

「好吧！我給你講一個長生不老的人吧！」

「不，我不想聽那樣的故事，我要聽一個你自己編出來的故事。」

他開始尷尬地不安了。

「我不會編，我是祇能講人家的故事！」他正直的說：「我實在沒有那種偉大的創作力！」

「我要聽一個你自己的！」我試探着掘第二鉞。

「不，不能講！」他搖着頭，他底話彷彿是一層岩石。

「我們一年之後才能會面，你應當給我一個紀念。」我企圖擊破這層岩石。

「你知道，你出現在我生活裡，已竟攪亂了我的生活」他難過的幾乎是哭泣的說着：

「爲什麼要提起那些過去的事呢——我已竟把它們壓在生命的基石下邊，我連一點掀動它們的勇氣

也沒有！」

「不要難爲我！伯伯！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也幾乎是被感染的哭了。

天有些暗了！那峽谷像兩道魔障，森嚴地鎖住這孤獨的微小如巢的茅舍。我替他點着荳油燈。

「你聽吧！我講給你！」他決心的說。

我有着發現鑛源的喜悅，熱烈地等待着。

外面的暴雨激烈的打着紙窗，風怒吼着，我的心却很靜寂，我想世界上再沒有比掘發一個怪人心底的故事便值得等待的了。

他有些失措的樣子，故事從他底瘡啞的喉嚨低弱的流出來：

「我那年十六歲，比你現在大着三歲，便豪氣的離開了家鄉，我覺得『男兒志在四方』應該『四海爲家』。

「也是這樣一個雨暴風狂的夜裡，我一個人蹣跚地走向小站，我底袋子裡沒有一文錢，就是明天的食糧也沒有準備，我打定主意是走，走，走，走，走到什麼地方全沒想到，因爲我是不能再住在家鄉了。

「冷雨打在我底單薄的身上，我是光着腳走的，我想找一個城裡人問詢走的方向，他祇告訴我說：「南邊有海，北邊有山，」便不再理我而去，我實在是茫然無路，我想去海，那裡一定比這裡溫暖，但命運却不允許，它却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車。」

「原來，我躲在搬道夫的小房子裡，我底肚子飢餓，渾身失掉了力氣，正好一輛火車停在站上，我便鑽進車箱去了，我蹲伏在車的最下層的凳底下，車像搖籃似的把我搖睡了。」

「第二天清早，我剛一睜開眼睛，便吃了一驚，兩隻粗大的東西遮住了我，我從那東西之間探出頭來，外面已竟是響亮的晴天，突然，我底頭被那東西挾住，立刻，老毛子的嚙嚙聲的聲音響起來，我害怕極了。」

「我被人有力的從車凳底下扯出來，像一條野狗似的，我被擡在那架大鐵爐上——我看見那許多高貴的眼睛正在注視着；對我訕笑，我簡直是軟癱在火爐上，但我却特別注意一下那遮住我視線的東西，是一雙洋皮馬靴。」

「那馬靴立刻踢在我的腰上，隨後把我推至車口，另一雙馬靴把我踢下車來。」

「我和馬靴結了惡緣，倘不遇見那東西，我也許被火車載到更遠的地方，或許把我載到紅毛國去。」

「萬幸、那時候的火車行得很慢，我僅僅受了不很大的割傷，等我恢復了知覺，爬起來，展開在我眼前的倒是一片無垠的草原，我是到了什麼地方呢，這裡沒有家鄉的山谷，河流，這沒有老樹，人家，這裡有的是黃昏，落日，黃沙，蔓草……」

「拍拍塵土！走啊！我便走下去了！我是採着草根充飢的，那草是苦而澀的，也有像包米一樣甜的藥草我却多半揀了苦的，我吃了不少的草根！」

我靜悄悄地聽着，手支着我的顛頭，我底嘴也有些苦澀着，他像一匹奇怪的獸，倘若吃了毒草，我想他會死去的。

「吃苦是沒有虧的，我是吃了苦才活下來的你要記住。不要吝嗇吃苦！」

他重複的發揮着他底吃苦的哲學。

「我吃草根吃了半個多月，我已竟很衰弱了，一天真的病倒在鐵道旁邊——我是沿着鐵道走下去的，我底頭枕着道軌。」

「那是危險的？」

要我擔心他被火車輾死。

「我沒有被車壓死，却被送進一個很黑的屋裡，大約是拿我當了好細，每天我能吃到一次黑色的喇巴，還能喝到一茶杯的蘇白，我很習慣這黑暗的生活，我是在幸福的活着，可是，偶一回味那草根的苦澀，却又懷戀起來。」

「在這裡我認識了很多像我一樣的人，那些夢想家他們多半是夢想到北地去的掘金者。」

「我記不得我是否也有那夢想，我記不得我在那黑屋子住了多少天，我想看一看太陽的光亮比什麼都急迫，我被放逐出來，已竟是冬天了。」

「我的身子投進一個古老的城堡——後來知道它的名子。在那裡過着行乞的生活，我宿在老爺廟裡，每天，看着老爺的偃月刀發痴，我去做什麼呢，漸漸有了做軍人的夢想。」

「在招募新兵的場所，報了我底名子我費了多少揖拜是可以想像的，我第一次穿上灰色的軍衣，我底興奮也是可以想像的。」

「第二年春天，我十七歲！一位副官看中了我，他把我從伙夫的角色提補為督軍署的衛士，衛士全住在小隊子管裡。我立刻換上橘色的呢子軍服，騎着洋馬——小隊子營房裡的馬全是洋種，洋鞍子，我底身量很矮，常是踏着馬石爬到馬背上，騎在馬背上的時候，太陽響亮的照在涉而長的馬鬃上，發

耀眼的光輝，腰上掛着黑鐵戰刀，那刀也閃着烏暗的光。就覺得我是踏在雲彩上。

「像我這樣一步登天，實在是誰也不想信的事。那時候衛士們的軍服是高級武官服，但肩膀上戴着中士階級的肩章——這是不體面的，我們常常把那東西從肩上摘掉，也就是說他們很討厭那中士的階服。」

「預先用一個的賞金製備一雙長統皮靴，——和我結着懸緣的東西，我快樂極了，常常穿上牠，和我底伙伴走在那城堡的街上，就是尉官們也要恭敬地先來敬禮，他們有時間簡直是帶着羞怒的看着我們，當他們知道吃了虧之後。」

「漸漸習慣了，我也常和那個督軍的內親走在一起，所有這城堡的市街全走過了，他喜歡玩弄三股鞭，他常常用那皮鞭買得女人們的笑臉，我却不大接近女人，我喜歡的是賭。」

「我們除了陪伴督軍，副官們溜馬，給督軍內宅守衛以外，什麼事也沒有，寂寞呀！寂寞得和守墓人似的，在我寂寞得每天只以賭博為消遣的墮落中，一個人用她的手板住我，這個人我不好意思提出她的名子，我「也可以說她是一個很愛我的女人。」

外面的風雨聲微弱了些，他底話停住了，等着我。

「你可以回去了，以後的事明年再講給你吧！雨已竟歇了。」

「不，伯伯，我要聽下去，」我着急的說，

「再講下去對於你這樣少年是沒有好處的。」

「我不怕我什麼也不怕」我發誓的慫恿着他。

他疑遲了一會，似乎有着隱衷，我看出他底臉色很暗淡，他底眼睛閉封着，像着了魔。他在冥想。

「那是五月的傍晚，我因為賭博失敗，什麼全感不到興趣，一個人寂寞的在庭院內散步，雖是五月，在北荒還是初春，樹剛冒綠，風不很強，吹起來却挾着砂石，庭院也是寂寞的寂寞連接到一起，就相同墓地一樣。」

「我依着一棵老榆，望着黃昏的流雲，人往往在失意寂寞之中，細想起鄉關，我也在這時候犯了鄉愁！我把手插在馬褲袋子裡，我底袋子已竟空了兩天，他們再也不和我賭錢了，我甚至把我的馬靴也當給一個年長於我的同伴。」

「我底愁苦無限地堆漲，觸到那黑鐵戰刀的手指有些顫了，我才想到我要和他們火拼的一條低劣的

拙計，我是一定要 and 那些勝利於我的火迸一下。

「她從內宅走出來，站在屏幃後面喚我的綽號；我並沒想到內宅裡也知道我的綽號，

——跟我來，

我便跟在她的身後，馴順的走進內宅。

她開了內宅小客廳的門鑰，命令我：

——進去！

我就被關在裡面。

「我的心充滿了焦燥不寧，我早聽說過這華麗的客廳曾經是執刑的聖地，我擔心我犯了罪過。

是，却不敢問。

「她走來，走進我，我不敢看她，她底粉香差浸奪了我的嗅覺，」

——我知道你又輸光光了

我只領首沒有說話。

——可憐的孩子你今年是十幾歲呢；

——十七歲。

「看來你很象是我哥，實在倒是弟弟，你可喜歡我：

這樣毫無避諱的談話，把我陷入大迷惑中，我已竟說過，我是不喜歡女人的，我喜歡的是賭，我就這樣直爽地告訴了他。

——那沒有關係，我是喜歡你的！

她這樣直爽地表示了她的態度，

——但是，——我企圖打消她的錯誤的觀念，向他反駁

——我正是一個很好的賭注。

她說完這句話便把我放出小客廳，臨別時，她叮囑我，並塞給我一件東西：

——以後，我希望每天能看到你，在這間小客廳，記住了！

「我彷彿逃出樊籠的野獸，衝撞的走回營房，在燈光下我恐慌地打開那件東西，是一封長信我當然是頗機警地背着那些同伴讀上去，我隱約聽到着一個少女的低泣在我身旁響起，我宛如獲得了波斯王女所夢想的言鳥興奮地跳在坑上。

「以後，我每天和她見面，能在那黑暗的小客廳裡，我們沒有講過一句淫穢的言語，每次全是她給我講着故事，我一點也不將你隱瞞，我所講給你的，全是從她的嘴裏販來的，

「她曾經把她的故事曲折地講給我聽，我那時候，整個陷於愛的泥沼裡，我每天不再喜歡賭博，而在喜歡女人了。」

「後來，她要求我馱她離開那古老的城堡，到很遠的地方去，無論天涯海角也好，她實在不願像隻家禽似的豢養在高貴溫暖的園庭。」

「我們便一同跑到這峽谷來，在裡度過了十年熱戀的生活，我們怎樣跑出來，你不必問我們全有一個信念，便是吃苦，」

「後來，她患了難治的女人的症候，死去了，拋下我在這裡守着她的坟墓。」

他底喉嚨彷彿被什麼粘液堵塞，嗚咽不出聲音了。

此時，天已放曙，對面山谷傳來嘹亮的山雀的歌聲。

「全是爲我自己！是我害了她」他說了這句話之後，便倒在坑上大聲的痛哭起來。

我知道他底故事並沒有講完，但却失掉再掘挖下去的勇氣，替他吹滅了油燈，我悲傷的走出他底窩

棚。

第二年夏天，我很快的到鄉下來，在那長滿葉落松的峽谷，我來訪問這個喜歡講故事的人，那裡祇剩有空調地窩棚和敗亂的圍圃，人是已竟不見了。

五月二十五日

殘
缺
者

他佇立在小鎮上警察分所靠門的地方，他不明白爲什麼來到這個奇怪的地方。一聲不響地儘在凝視着那架鏽成榆樹皮色的發着奇熱的火爐，他底扭曲的鼻孔奇痒着；從那個站在他前邊的癩腿老人身上，他嗅到了一種蒸發出來的羶羊皮的氣味。

還是昨天黃昏的時候，他完了磨房的工作；解下骯髒的圍裙，一個人踏着堅硬的雪地從東家的院落走回來。

他站在土地廟的石臺上，望着遠遠地躲在山脚上的家，望着一片被雪蓋着的低谷，河流田野望着路上跑着三匹馬的雪橇；蛇蜒着下到山谷中又昇到山嶺上來。

街上的人亂嚷着：

「抓閑亂雜人啦！」

馬倌牽着牲口匆匆地在他前面滑過，向他叫：

「喂！磨倌，抓人啦！」

他並沒有理會那叫聲，那聲音落在他的耳朵上就變成了肅靜，他底世界永遠是深遽的肅靜，他的圓周永遠是沈默，白色的；死寂的沈默。

「死啞吧！」馬信咒罵着，搖搖頭過去了。

他望着馬信的背影，嚙着下唇，在雪地上畫了個圓圈，噴口吐沫，然後用脚死力的踩，這是他對於咒罵他的人的唯一的報復。

他走到大路上了，習慣的向家走去，就在走近山腳的時候，馬橇在他身旁停下了。他被一個腿生着硬毛的傢伙扯到橇上去。

他底瞎了眼睛的母親從屋裡跑出來，向馬匹噴着鼻子的方向呼喊著：

「你們不要拉去我的兒子，他是個殘廢人，你們不要拉他呀！」

啞吧並沒有聽見母親的呼喊，當雪橇拐過山腳，他看見母親跌落在積雪裡，他想跳下去扶起她，却被繩索絆住了。雪橇把他和另外一些行脚客，載到小鎮上，貨貨物似的，把他們塞進一間小的污暗的屋子裡。

他一宿睡在小屋子的冰凍的土地上，一個穿着牛皮靴，山羊皮襖的癩腿老人坐在他的身旁。這老年人在半夜裡突然抽泣起來：

「我是從江北剛回來的，我離家二十年了，我要回家來看看我的孩子老婆！」

他佇立在小鎮上警察分所靠門的地方，他不明白爲什麼來到這個奇怪的地方。一聲不響地儘在凝視着那架鏽成榆樹皮色的發着奇熱的火爐，他底扭曲的鼻孔奇痒着；從那個站在他前邊的癩腿老人身上，他嗅到了一種蒸發出來的羶羊皮的氣味。

還是昨天黃昏的時候，他完了磨房的工作；解下骯髒的圍裙，一個人踏着堅硬的雪地從東家的院落走回來。

他站在土地廟的石臺上，望着遠遠地躲在山脚上的家，望着一片被雪蓋着的低谷，河流田野望着路上跑着三匹馬的雪橇；蛇蜒着下到山谷中又昇到山嶺上來。

街上的人亂嚷着：

「抓閑亂雜人啦！」

馬倌牽着牲口匆匆地在他前面滑過，向他叫：

「喂！磨倌，抓人啦！」

他並沒有理會那叫聲，那聲音落在他的耳朵上就變成了肅靜，他底世界永遠是深遽的肅靜，他的圍周永遠是沈默，白色的；死寂的沈默。

「死啞吧！」馬倌咒罵着，搖搖頭過去了。

他望着馬倌的背影，嚙着下唇，在雪地上畫了個圓圈，噴口吐沫，然後用脚死力的踩，這是他對於罵他的人的唯一的報復。

他走到大路上了，習慣的向家走去，就在走近山腳的時候，馬橇在他身旁停下了。他被一個腮上生着硬毛的家伙扯到橇上去。

他底瞎了眼睛的母親從屋裡跑出來，向馬匹噴着鼻子的方向呼喊著：

「你們不要拉去我的兒子，他是個殘廢人，你們不要拉他呀！」

啞吧並沒有聽見母親的呼喊，當雪橇拐過山腳，他看見母親跌落在積雪裡，他想跳下去扶起她，却被繩索絆住了。雪橇把他和另外一些行脚客，載到小鎮上，貨物似的，把他們塞進一間小的污暗的屋子裡。

他一宿睡在小屋子的冰凍的土地上，一個穿着牛皮靴，山羊皮襖的縮腿老人坐在他的身旁。這老年人在半夜裡突然抽泣起來：

「我是從江北剛回來的，我離家二十年了，我要回家來看看我的孩子老婆！」

「也許早就改嫁啦！哭個什麼勁！老尿包！」誰在牆角勸慰着。

「不，她不會的，我走的時候；她就揣崽子啦！」老人自信的辯詰着。

「老傢伙！先把羊皮襖借我披一下！」

一個人這樣說着，強制地從老人的身上剝下去他的皮襖。

啞吧的永遠肅靜的世界被這奇怪的景象搖動了，然而，他已竟習慣了他自己的世界，他既不觸犯自己的世界，也不想觸犯旁人的世界，對於那個掠奪的人，他祇是投以不屑睬的遲鈍的目光，對於可憐的老年人，却緊緊地閉上他的眼睛。

「這是什麼地場啊！你們還欺負我！」

老年人這樣喊着，顫抖着瘸腿，轉過他底哭得發腫，而且有了肉囊的眼泡，悄悄地扯動着啞吧的幾乎露臀的褲子。

「你救救我吧着」老人的聲音沙啞着「你看他們這樣欺負我！」

啞吧搖恍着腦袋，愛莫能助的望了望老人的蒼白的鬍鬚。

「我爲了看看我的孩子老婆，從老遠的江北跑回來的，我……」老人不住的嘟喃着，等到發現他是

個殘廢人，就把哆嗦的嘴唇抑制住，頭埋在手掌中了，覺得自己也不是個完整的人了。

啞吧不愉快的挨到天亮，清早的光亮從小的污暗的天窗射進來了，那個腮上生着硬毛的傢伙把他和老人拉出去。

他們佇立在靠門的地方。

另一個鑲着滿嘴金牙齒，生着蠶繭似的小髭的人，擡起高人的顴骨望着啞吧問：

「你叫什麼名子？」

啞吧底身子挺直的立着，噙動一下腮骨，凝巴着遲鈍的眼睛，用着蝕蝕的黑齒嚙着下唇，低下頭去看老老人的牛皮靴。

「你說話，你叫什麼名字？」那長着小髭的人打了個悠長的哈欠：「你要說實話，不要裝腔作勢！」

他也感染的打了個哈欠，却把頭扭了過去，他底視線湊巧落在月份牌的女人的臉上。那女人有着：烏黑的柔髮，粉團的面頰，血紅的嘴唇。正對他微笑。

「你說：在戒嚴的時候在街上閑溜！想要做什麼不法的事情？」

他底頭還沒有扭過來，顯然的，那女人的微笑搖撼了他底寂寞的世界。

那鑲着滿嘴金牙齒的人閉着眼睛打盹了，並沒有注意他。

「老爺！他——他——大約——是——是——個殘廢——人！」老人有些口吃地替他回話。就勢搶先站在曬吧的前面。

「老爺，我——我——是剛——剛從江北回來的！我的家住北邊屯子裡，我正走在路上，就被抓來了……」老人佝偻着腰肢說話。

「你是做什麼營生的？」

「我……」老人搔着腦袋：「我是做什麼的呢？我是工人，對了，修道的工人！」

「拿出工人的證書來！」

長着小髭的人睜開眼睛，似乎不相信有他這樣上年紀的纏了腿脚的工人。

「老爺！那東西在我底羊皮襖裡！」老人指着窗外唏噓的說：「被他們搶去了，老爺作主！那件山羊皮襖是我的；我二十年來就剩這一身皮襖——雙鞦韆！……」

邦腮上生着硬毛的人，從小屋取來山羊皮襖，拋在老人的肩上，他就彷彿獲得了丟失的生命，喜悅的

他蹲坐警察分所的街角，抽泣的大哭起來。

許多鎮上的人，圍着他取笑，孩子們拋着路上的石子，擲準他的破爛地褲子打着。外國人拋着一分錢的鑲幣，嘆息的從他身旁走去。

終於那聽上生着硬毛的傢伙從屋裡出來，扯着推着他，指着北面的大道：

「去吧！那就是你的家！」

他明白了那手指的方向——寒冷的風是從那方面吹來的。他感激的在雪地上叩頭，舉起他底憂傷和憎惡的目光望了望鎮上的人，他很幸運，沒有聽見那些人對他的揶揄的笑聲，蹣跚地向冷風颳來的北方走去。

他覺得道路是沒有完的。

走回家鄉，已竟是午夜了。鄉村像一條死狗的屍身，靜止在灰暗的雪光下面，那些縣道上的積雪，被山谷颳來的冷風捲起，漫揚在他的臉上，他感到的却是生命上的快活。

孤寂的家，彷彿一堆墳墓似的站在他的面前，可恨的疼痛在虐待他了：那扇板門麻痺的張開着；大蓋地吞噬着風雪，積雪堤壩一般堆在門口，一隻窗子在低簷下搖盪着，另一隻被颳在山脚的雪地上。

這一切都說明了他的家。

他摸索着，膽怯的走進去，屋裡空洞洞地。

「上哪去了呢？瞎了眼睛的人！」

他胡亂的想着，顫抖的點起豆油灯，焦躁地翻着各處。水缸凍結了，灶坑裡殘留着昨夜的死炭，炕上只剩了一領冰涼的草席，他慌張的從家跑出來，在附近的雪路上尋找着。

赤裸裸的楊樹在他面前搖曳，從黑雲後面窺探着的月光暗淡地照着他映在雪地上的雜亂的足跡；幾乎他底內心的焦躁印在大地上。

他轉過山脚下，向回來的路上走去，他用腳趟着積雪，沿崖斜坡；下到斷崖的下面，在很遠的溝旁，一個黑影躺在那裡。

他跑過去，渾身的筋肉緊張起來。他還沒挨近那黑影，祇差兩步遠的地方，一隻腳陷進冰洞裡了。他猛力的掙扎着，頭上流着冷汗，他看見那隻黑影還在微微地顫動。

「哇哇！」他拼命的喊叫，聲音被對面的山谷撞回來，這世界就像一隻覆甕，壓着他和他的聲音。他底手蠕動在那黑影的上面，手背觸到凍僵硬的身上，在透明的月光下，他看見那人的下部浸在蔓

鬱地，閃着光的雪窟中，他輕巧的把他從雪窟中拔出來，嚙着下唇，他端詳這個將要凍死的人。

頭髮亂蓬蓬地，鬚鬚上結着冰花，腮部緊緊地靠在山羊皮襖的繃硬的領子上。

他認出這傢伙就是昨夜一同在小屋子過夜的瘸腿老人。

一種莫明其妙的嫉妬，報復的勇氣，推動着他，他想從老人的身上剝下那件皮襖，從腳上剝下那雙靴襪，他覺得這一切全是活在夢中。

他顫抖地解開老人的衣扣，轟然，他底手觸到老人的微濕的胸部，他向後退着，他底頭髮豎起來了，跌倒在地上，但是，他立刻很害怕的跳了起來，拙笨的跳上斷崖。

那些附近的山谷，野原，全披着一層夜半的透明的藍光，那搖曳的的樹木，無數鬼魔似的在監視着他；做着惡意的舞蹈。

終於他把凍僵的老人拊起來，踏着有點堅硬的積雪，小心地駛到破落的家。

他感到了自己的善良的溫暖，找回那隻窗戶，關上板門，把老人放在炕上。

他在炕洞裡塞進豆桿和山柴，點着了火，狹隘的火炕上不久便蒸發出熟習的可親的羶羊皮的氣味。

「你不要死！瘸傢伙！」

他像兒子似的；輕々的脫下老人的靴子，穿在自己的腳上。披着老人的山羊皮襖，支着肘臂半閉着眼睛睡了。

天很快就亮了，他睜開眼睛，奇怪地看見和凍僵的。老人坐在炕上，奇怪的望着這個破落的家。

他和老人相互沈默地望了一下，同樣感覺到熟習的疎遠，他們却不能夠談話。

過了不到一袋煙的工夫，瞎了眼睛的母親被馬倌送回來。

她跌々撞々地拄的拐棍，在門外嚷：

「我的兒子，你回來了的我的兒子，我的性命！」

她險些被門坎絆倒，她吧跑過去扶住她，母親拋了拐棍熱烈地擁抱着兒子。

老人從炕上走下來，他站在母與子的前面，他底眼裡滿含着潸異的淚水，他不相信眼前是現實的世界，他彷彿行在夢中，他用着高聲的，哆嗦的嗓音說：

「我也回來了！我走了二十年，我沒有死在外邊，雖然纏了腿我也回來了！」

啞吧看着老人的淚濕的鬍子，看着母親的很快地跪下去禱告的顏色，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撞擊，感動地——粗鹵地抱住了老人的雙腿。

「哇哇……」的他新鮮的喜悅的叫！。

梅

花

嶺

原野上噪起初夏的蟲鳴，單調的又豪放的黽鷹的鳴叫也從遼遠的樹列盡頭傳遞過來，一片接連一片，撞擊着低壓的天板。

嬰兒的尖峭的叫聲混雜中突然散落在原野的各處，彷彿是潰堤的激流，奔放的從亂石中瀉下。

青蔥蔥地茂草中跳出一隻張皇的女人頭，她向乾燥的蒸發着草臭的原野環顧了一下，頭旋即縮進草叢，她的手顫抖了原來是把乾癟的奶頭塞進孩子的嘴裡，那欺騙失敗了，於是她使用了最后的也是最善的手段摺住了孩子的喉嚨，孩子的叫聲漸漸微弱下去，宛如斷了絲的占琴，聲音從極高的斷崖降落到最低的深淵。

村道上響起馬蹄的得得地聲音，近了，近草叢了，第一個騎者勒住他的馬，這牲口的脊背已被汗透，它站在茂草附近的丘崗上，期蹄聲傳來的方向豎起它的耳朵，四隻腿插在尾半蒿尼和野稻之中，尖利的草葉磨擦着它的正在喘息的肚腹。

母親慌恐的伏在草根上，她看不見騎者的臉，從草根的密層層地間隙，她只能看到緊貼馬鞍花邊的男人的腿脚那一雙她看得熱了的皮靴，她很想看看那人的眼睛，閃着狼樣光芒的可憎的眼睛。勿論如

何，她想要看他一下，那管是她永遠再不見他，……終於這又消失了那種勇氣，她有些怕，新生的馬駒兒的吼叫被他聽到了。

第二個騎者也跑近草叢，一隻牝馬帶着一隻剛伸直腰肢的馬駒，它圍繞牝馬轉。跳躑着，把它的長頸伸到牝馬的肚下，吮吸着牝馬的乳房，一隻窩回來的嘴舐着它的柔弱的絨毛。

傳來第二個騎者的喘息的聲音。

——二東家怎麼不趕下去呀。

那男人沒有回答，望着遼遠的北方，茫茫無邊的草原伸長到梅花嶺的山脚，轉過臉瞧了瞧第二個騎者的臉，瞪着他底狼樣的眼睛，突然從馬身上跳下來，第二個騎者也跳下來，在他的身旁。

——二東家，你爲什麼不趕下去。難道趕錯了路嗎？

——不！他搖晃賤腦袋，頭髮蓋住他的上額蓋。聲音低啞的響腔口，似乎一種仇恨與感情交錯他啃噬着他。

——這種叛逆的女人，怎麼好允許她跑下去，並且，和那個下賤的混蛋打在一起，草叢中的母親聽了這些話，每一個字都像錘鍊得堅固的鋼針似的刺着她的神經，她緊緊的擁抱住斷

斷氣的嬰兒，把孩子的頭暖在懷裡，汪在眼眶的淚，浸暗了她的網膜。

那男人倔強的說：

讓她去！叫她受一輩子活罪！

第二個騎者驚訝地又近乎是諷諷的放低了聲音：

——二東家，你老不能這樣做，你還要替我這把老骨頭想一想，我怎好對得起她的死去的爹娘，對得起你！

——嘿嘿嘿，看她能跑出我的手心去！走！

一陣豪狂的笑聲過後，兩個牽着牲口踱下崗去，貪戀路旁食糧的牲口被騎者強制的拉開去，他不好意思的朝左右叫了兩聲，臨行啣去一束水牌，

母親顫抖的坐起來，攤開腳，遙望遠去的人和牲口的黑影鬼似的消沒在森林中，她什麼全忘記了，彷彿是一個衝過防線的俘虜，不可名狀的辛酸，從麻痺的腿腳昇起來，浮在眼眶裡的淚水，再也不能執拗的淌下來了。

淚水敲打着孩子的臉頰，又從臉頰流進草根，等到她感到虛空，缺少一點什麼的時候，極度的恐怖

襲擊着她瘋狂的搖擺着孩子的不太大的身軀，俯下臉貼着孩子的臉。她叫：

——你叫呀！小魯，你是媽的生命，你怎麼不叫呀！

她用手輕輕他舒展孩子的喉嚨，她沒有聽見一點響動，焦急着，汗沁在她的額角，混身的筋肉感到一度強烈的痙攣。

她輕輕的喘着，那聲音從顫動的牙齒中跑出來：

——媽去給你找爸爸，過了嶺，就會看見你的爸爸，小魯，你叫呀！你怎麼不叫呀！

孩子的拳頭握得很緊，眼皮緊閉，她將孩子的手指伸張開，手還溫暖，在她的凍結的心潮上，被這溫暖給劃了一刀。

不久，當她重陷入絕望，把孩子輕輕放置草棵上的時候，她驚喜的聽到微弱的，——的一聲，她有些疑惑自己的耳朵，那響聲蟄伏着無限大的希望，抓住她。

太陽躺在草叢上，草葉發着金色的光亮。

孩子的四肢伸長着了，他急速再從草棵上拾起來，解開衣襟，用前胸緊貼住孩子的全身，小手似乎在尋覓母親的乾癟的乳房，摸索着。

母親喘息着，一種近乎號角的聲音響在她的咽喉。

——唔：

再生的喜脫流溢在原野上，一片接一片的蟲鳴，嚮高的浸在她的週遭。

在太陽落山以前，母親抱着孩子爬上梅花嶺。

梅花嶺的樹林被夜風搖出尖嘯的響動，從老遠的山谷中流出來的溪水，也吼着比白晝還高昂的激流，間或有一種兩種山雀起伏地吐出他們適合於夜的言語。

搖過兩條山嶺的時候，母親的腿腳酸軟了，坐在岩石上，她開始覺到孩子的飢餓，從包袱裡尋到一塊乾餅，嚼成乳狀，喂進小魯的嘴裡，孩子的眼睛望着天上的星星，閃着奇異的光輝，她目已仍舊空着肚腹。

一切都靜止着，這山脈幾條大虫似的爬行在月光下，茂林又彷彿是爬虫的毛髮，長在不整齊的禿子頭頂的山嶺。

以前，梅花嶺北面山脚的榆樹坎還沒挖出煤塊來的時候南北是不通行的，森林密昏，地蔓佈全個山嶺，從紅頂山竄來的柳子盤踞在森林中，常常打劫山脚下的過路客，如今，森林伐倒了，從南面山脚

的松咀到榆樹坎，也有了通行的毛道，兩隻嶺間的平坦地山地，有人闢成汗陌種上莊稼了，沿毛道散落着馬架式的窩棚。

母親想到這裡，她覺得已走了許多路了，站在禿頭了的山嶺上，她勇敢的回過頭看，那黑呼呼地落在後面的松咀鎮，仍然擺在山脚那邊，鎮上的家——曾經埋葬他三年的高大的瓦房門樓，炮台……月亮在那隻過高的燒鍋烟筒上散着烏金的光把一大片洋鐵瓦屋頂晒成銀色的海浪。

她咬住牙根，搖上第三個山嶺，霉爛的家，不能分辦了，她想，今天的月色很好，頭頂的月亮，路是可以尋出來的，她想起那個三年不曾見過的家鄉——榆樹坎——一股哀涼從腳底下湧起，摸撫着她同樣命運的孩子第二次流下她的淚水來。

二

十六歲的夏天，石岩上的迎山紅開遍了。

從那兒來了幾個旅行裝束的鑛山技術員，被紅頂山竄來的胡匪綁架進梅花嶺榆樹坎的居民們紛紛傳遞着一種近乎流言的消息。

飛機一定要來下蛋了。

不幾天，幾架飛機真的就出現在梅花嶺的上空，嘯々々叫。

藍英和姨母，被一輛轎子載出榆樹坎，在玉成燒鍋當馬夫的姨父帶着響傢什坐在車轆上，車內還載着許多隨身包袱行李之類她們就夾在包袱行李之中離開家鄉，車趕了許多灣在曲折地山脚的官道顛波着，穿過無數條乾河床，無數個的村落，一直趕進松嘴鎮的玉成燒鍋的院心。

她和姨母住在東家的小院子裡，院裏植着許多茨梅和榆樹梅，正在開着小白花的珍珠梅，遮蔽着五月的陽光，尖咀鼠眼的姨父常常領來那個穿着長統靴的二東家和她糾纏，那男人長臂一雙狼樣的眼睛死盯着她，有時候，姨母故意的躲出屋去，拋她一個人，臨走對她悄聲說。

——英——好好侍候二東家若是緣分也是妳前世修來的福。

二東家黏手黏脚的不離她左右，就這樣不明不白的被圈在小院子裡。

她做二東家的第二個小女人，尖嘴鼠眼的姨夫立時升了玉成燒鍋的二管事姨母每一次來看她便說。

——英——好々侍候二東家若是緣分，也是妳前世修來的福。

她聽慣了類似這樣的話。

一天，她正在榆樹梅的下邊尋思逃跑的方法，那個從鴉片零賣所領出來的女人開了門鎖走進來，走

近她的身旁，用一隻過足繩的胳膊，扯住蘭英的前胸，另一手掌打在她的臉上。

——我問你——對×送不出主去啦，搶人家的漢子。

她的臉色變白了，她不想和她爭風，這也是前世修來的，她連辯別的話也藏在肚子裏，掙脫開她的胳膊跑出去。

沒有方向，沿着松咀的小的街道跑下去，街裡的小商人們爭相圍在街道上，

——二東家不在家，看老婆們便發瘋了！

——爲什麼呢？不會享福的年輕人啊！

上了歲數的人望着藍英的背景歎息着，她跑得臉色發青，頭髮披散的揚在風裡。

第一小女人突然又感到恐怖，也前後院曠着，擺着手式，

——趕快，追啊，二東家回來，怎麼辦呀！

夥計們從馬廐拉出馬匹，連最蠢笨的更官也勉強找了一匹瞎驢託着他跑去。

藍英拼命的跑，夥計們却向四下探索，失望的回來了，

——沒有，連影子也沒有了

第一小女人犯癡似的回到自己的屋子，藍英的姨母來指問她，罵着極卑賤的話，二管事的打電話告訴去榆樹坎的二東家，

這天夜裡，她喝了大煙死了。

生命真的像無數條乾河床，很難逆料，昨天滿裝的是沙石，今天却蓋滿了山谷的豪水，對於藍英也是這樣，她逃出那個柳鎖的家，想不到一個女人爲她而死，在她那乾河床的生命上，真的暴發起豪水了，

夜深了，月光從黑色的鐵棘藜中照着她的臉，她從松咀鎮的圍壕站起來，慢慢兒向鎮外爬出去，

——站住！

粗厲的一聲，從遠處傳來，她再伏下身子，兩手蒙住臉，她不敢看，天地在打旋。

——站起來！

當她把頭拾起來，一個鄉團的哨丁站在圍壕上，

——痛快爬上來！

她爬上壕崖，跟在哨丁身後走進卡子房，經過的那男人的搜索以後，她被折磨得痛哭起來，眼淚從

她的雙頰流下，她又捂住嘴，好像不願把自己心事告訴人似的，

掛在牆上的煤油燈的光圈照着兩個人的臉，那瞎了開始吃驚的望她發怔，他大聲地叫着，

——你不是榆樹坎的人呀！

藍英搖搖頭，

瞎了沉默下去了，他沉入回憶的海中，他拍着她的肩膀，聲音變得很輕；

——你抬起臉來，讓我看一看！

藍英痛苦的抬起臉，給他看，眼淚掛在眼圈上，

——你是西井沿孫家的藍英，是不是呢

——你呢？

——我，我是老陳家的大魯，

她怎麼敢認他——童年的伴侶呢。他的黧黑的身體更黑了，在昏黃的燈光中，映出一種老榆樹的顏色，他長得很高，眼圈有着渾厚的暈黑，似乎是成夜巡邏贏來的結果，而且，他的嘴，能吞一個饅頭的大嘴，已經淡淡地長出鬍鬚來了。

大魯安慰着她：

——還是回去吧！反正已經忍耐了就忍耐下去！

——我不能再忍耐下去！

——我們都是一樣，跑到那是頭呢！

——依你說呢？

——我勸你回去，等有好機會，我們一塊走！

——你撒謊，你不是很有機會嗎，誰管着你呀？

——管着你的那個傢伙，

——他？

松咀鎮除了他，還有誰呢？

兩個人被鎖在一位苦悶的繩鎖下，一直到兩個人痛苦的絕望在一起。

這一夜，她沒有離開他，在小的僅可容身的卡子房裡？

她聽着大魯那發着磁器脆快的聲音：

——榆樹坎改變得多了，火車道修在山脚下，從各處招募來許多挖煤夫，山上開出煤來了，還來了許多瓦匠木匠，新修的市街鋪滿着沙子，平坦坦地，跑着大板車，煤場事務的大樓修在緊西頭，也許就叫你們家的場園呢！

想着久別的場園，孩提時，常常和大魯還有旁的孩子們在場園上幫大人打場，遇着沒有星的夜，大家輪流打更，寂寞了，一塊塋老祖母講九頭鳥的故事，

——我想起九頭鳥來，現在還害怕！
我不怕了！

我們女人是怕的，那九頭鳥多麼厲害呀！什麼人只要叫它抓去，便死在她的肚子裡，連骨頭也不剩，

——二東家和九頭鳥，你怕誰呢？

藍英沒有話了，他從來也沒有那樣想過，她是善良的，她相信人並不是鳥，是獸，然而她的確有些怕起來，

——我們還是講過去的事，我討厭現在，大魯，你還記得我們一塊鑽到豈地捉三叫驢的事嗎？

——我記得的！

——你說它是從翅膀上震出的聲音，所以那樣響亮，我說它從嘴裡叫出來的，我們打了賭，你還記得嗎！你那時候做（吻）了我三個嘴！

——倒底是我贏了，

——我覺得我贏了你，我快活極了我真的做了許多夢……

——你總應當知道，我那時候就很喜歡你，說起來，我也做過許多夢！。

——大魯，我想家了！——藍英緊緊地依偎着大魯，她的臉貼在他的上胸，少女的氣息刺激着大魯的緊張的神經，他完全被她征服了。

第二天清早，藍英聽了大魯的話，回到玉成燒鍋，徹夜趕回松咀來的二東家，褒獎似的對大魯說：

——我怎樣報答你呢！

吃二東家的飯，還要報答嗎？

幾天以後，大魯換了一身短襖，紮了一個半大的粗布圍裙，敲着藍英的後窗戶，

——我幹不了，我已經失掉鄉團的事。

藍英和他隔着玻璃說，

——爲什麼呢？你要回榆樹坎嗎？

——不的——大魯搖着頭。

——你快說，你是爲什麼？

藍英呆痴的望着他，他的眼角閃着稀奇的微笑。

——我來當你們的馬夫！

——馬夫？

——二東家答應我的！

——是做夢嗎？

她險些驚呼出聲來，一種不能形容的喜悅鼓蕩着她，她從那一天起，就渴望着他，在她的生命的暗室中，大魯給她抹了一層透明的光彩。

日子一天一天流過去，不慌不忙的，像一軸沒有頭的綫穗似的。

藍英的肚子很不自然的突起來了，她的混身的筋肉疲倦的漫散着，她變得醜了一點，她並不希求一

家的寵愛，她的所有，全部給了大魯。

冬天，雪瀟瀟了梅花嶺寒風掠一隻雞鷹似的從北方颳過來在玉成燒鍋的大院中旋轉。

卸糧場那邊很喧嘩，擠滿了車馬，斗官被稠密的人羣圍住，糧堆在院子裡一座紅色的山似的，向載糧車示威。

和藍英的肚子一樣鼓起來了玉成燒鍋的營養，膨脹得無邊無沿。

那隻高大的貼着「吉星高照」的煙袋，不分晝夜的湧出濃黑的煙，粗大的井口相等的僱房，日夜淌着新鮮的酒漿，酒糟氣散布在松吼的市街的上空，連馬既的牲口也會變成醉鬼了，炮彈似的豬，在市街的盡頭，是用酒糟來鼓了肚子。

七套馬的大車載着滾了滾的酒，運到檢樹坎去，附近瓦子的大幫戶有的使用紅繩換酒，存在燒鍋的賬上，彷彿是一種倒把似的勾當，酒在剛一落在檢樹坎的街上，挖煤工便爭搶的圍住了車箱，有時，綿羊一樣的女人，便只好空着手回去，酒一轉眼的功夫，就分完了。

車在回歸線上，捎來零賣所的鴉片，組合罐頭洋酒，味之素……

二東家他不分晝夜的躺在坑上燒煙，臉像大了臉的面肥，胖腫的發着暗黃的顏色，二管事常常找

來私煙館的女人，如膠似漆的黏住他，恐怕他思想裏面死掉的女人，吸够了大煙，便開罐頭喝洋酒。榆樹坎的工人，下坑之前，他們差不多要喝它一盅牛鼠，不如此，似乎不能生活似的，二東家吸完了煙，捉摸著，於是，在榆樹坎設立了一處分廠，更結交了一些礦山的把頭官吏，小事務員們，他幾乎統制了榆樹坎的酒客，燒鍋結果成了王成家的分廠。

一夜，大魯蹲在馬廐的凳子上，這個健壯的年輕人，他似乎全然不覺得冷，露着他的圍在羊皮上衣的胸膛，沈思地狂飲着剛才從甌房裡提來的二查子，他那一双沈著，眼睛的疑視，那將要臨遠的牧馬。

吱吱的聲，門開開了藍英輕輕的走進來。

看見藍英以後，大魯的紅色的臉上，有一種醉意微笑。

——醉了！

——我想快了！

——你看它的脚不安靜地活動着，後腿有時跳得很高，它一定很難受，

——我以爲你是問我，

藍英不好意思的笑了，他伏在大魯的耳朵上說：

——你自己計算吧，從卡房子那天起……

大魯貪婪地在藍英臉上盯着，他擁抱住她，問：

——你一點也不撒謊正八個月，

那匹牝馬在叫，搖擺着他的長毛脖頸，是一種震動人類底心弦的悲慘的呼號，

大魯皺着眉，放鬆了她。

——怎麼辦呢，就要生下來了！

——那還有什麼愁呢！有牧生婆來

大魯走過去，走在牝馬的前邊，撫摸着它的鬃毛，它的後腿岔開，流了一泡尿之後，它真的產了一隻駒，

藍英含羞的躲在窻戶外面，從紙窟窿窺視着——那是一個四條腿軟顫的小駒呀！她用手掌捂住自己的眼睛，跑回小屋來，她覺得有東西在他底肚子下部撕裂她，彎着身子躺在炕上，一宿沒有闔眼。

舊曆正月元宵節的一天，天空被黑雲籠罩着，王成燒鍋放工日子，在黃昏的時候，東家小院裡聚積

了許多婦女們，二管事的跑前跑後，接來了半打收生婆，圍在藍英的左右，姨母屋裡屋外燒香，禱告着：

——保佑養個胖小子，好接續王成燒鍋的香烟，我們也……

二管事也眯縫着眼睛，在老婆身後叩頭作揖。房後，許多年輕的工人偷偷地小聲地講着女人的故事。

屋裡傳來一聲嬰兒的啼叫，

接着不久，那些嘈雜的女人便前後院竄着，年輕工人們散佈開去，有的在火房裏曬着，

——小東家養下來了，

——他的媽！生下就管着我們，

大魯焦躁地躲在馬厰裡！他這一天差點兒忘記了他的工作，馬群向他嘯叫着，在平時他知道那是牲口向他索要食糧的呼喚！現在，近於一種揄揶的聲音了。

躺在炕上，某種感情噴噬着他，是悲涼呢，是憤懣呢？是喜悅呢？攪在一起，他分不清楚，他像掉在搖籃中一樣，摸不着底，他簡直是做了一種什麼事情了呢？

和孩子生下來的第三天夜裡，——元宵節的最末一夜，

大魯和藍英隔着窗戶談話，二東家從前櫃房精神百倍的回來，一怔，他佇立在一棵珍珠梅的後面，憑息着他底呼吸和那濃厚的鴉片氣息。

——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很痛苦，我打算即刻離開這裡，——大魯的倔强的聲音。

——到那去呢？

——說不定，也許回榆樹坎去挖煤，也許流浪到江上海上，

——你也應當看一看你底孩子再走呀，

——他全靠你了，你保重吧！

——不，你不能走！你若走，我們倆起走，

——那怎麼可以呢？倘使叫大煙鬼知道了，我們一無益處。

——不：藍英的話似乎是撕裂的人絹的聲音。

——再見吧！

大魯轉過身，一條黑影站在前面，

——跟我來！

二東家的槍口對着大魯的胸口，他的聲音微弱的發顫，急促而且氣憤。

兩個人走進馬廄來相對的站在堆滿了水筒的豆餅刀，醬頭，馬鞍等什物的小房子裡。

二東家的本來就暗黃的臉，越發不好看了，他的手槍背在背後，牙齒咬着上唇，

——說，做的什麼好事？聲音來得很尖銳，很快，

大魯握起那柄削餅刀，

——你先把傢伙收起來再說話！

像雨水打在岩石上，二東家的槍放進衣袋裡，聲音變得很輕的說！

——你說吧！怎麼辦？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隨你便處置好了，難道你一點臉也不要嗎？

二東家的牙齒放鬆了上嘴唇，從牙齒縫中擠出過度氣忿的聲音！

——你忘記你是個馬夫了，

——我嗎？我忘記我是一個人了！

大魯冷笑着，拋下那柄刀坐在炕上。

——你知道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東西，

——我知道我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壞東西，

——作了壞事的人，天也要懲罰他，

——我不信那套鬼話！

——好，你就給我滾，你給我滾出去，

大魯嘿嘿地笑了，站起來，

——你放心，我是要走的。

這裡站着的，一個是不合法而却是社會承認的丈夫，一個則是背叛了不合法的丈夫的女人的姪夫。兩個人的談判結束了！

第二天清早，大魯離開王成燒鍋，他惜戀的別了那馬廐，當他最後一次喂了那隻棕色的，馬駒時候，他跳着較長的後腿，向他嘶叫着。

他決心先回榆樹坎去挖煤，昨夜的事，他忍瞞住了沒有告訴誰，便走了。

孩子漸漸大的了一月兩月三月，二東家也確信了這孩子的身體淌着的是大魯的血液，孩子的尖大的鼻樑，重黑眉毛，尤其是發着磁器光亮的眼睛，一天一天酷似大魯，就是他笑一下也是大魯的笑。

母親冷淡的和驚慌的服從二東家的辱罵，姨母也不常來看她，似乎她是個畫錯的筆道的畫，那是永遠也不能塗改的了。

她除了孩子，什麼也無所愛，孩子在這個家裡甚於她的生命。

剛過五月節，不多日，二東家從街上回來，他一定是受了誰的奚落，喝醉了酒回到小院子裡他抓住藍英便暴打了一頓，他甚至企圖摔死那業障，連代乳粉也不許她買了。

——喂，醉鬼，難道你要絕後嗎？

母親搶過來孩子，罵着二東家，

就在醉鬼沉醉過去的時候，她堅定了主張，勿論如何也要離開這裡！

除了孩子的東西以外，她什麼也沒拿，天剛晌午的時候，她悄悄離開玉成燒鍋的院落。



自 2.00